

傷寒論述義目錄

卷一

敘述·····

陰陽總述·····

卷二

述太陽病·····

述少陽病·····

述陽明病·····

述太陰病·····

述少陰病·····

述厥陰病·····

卷三

述合病併病·····

述溫病風溫·····

卷四

目錄

述壞病……………三五

述兼變諸證……………三六

虛乏……………三六

熱鬱……………四一

飲邪搏聚……………四四

飲邪併結……………四七

血熱瘀血……………五一

熱入血室……………五二

風溼……………五三

溼熱寒溼……………五四

卷五

述霍亂……………五七

述差後勞復……………五八

附 答問……………五九

傷寒論述義卷一

丹波元堅 學

敘述

傷寒論一部。全是性命之書。所以使學者見病知源。是以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直達。誠匪有牽紐艱隱之故者也。蓋仲景之旨。先辨定其病。辨病之法。在察脈證。故必就脈證以定其病。而後治法有由設焉。所謂病者。何也。三陽三陰。是也。熱爲陽。寒爲陰。而表裏虛實。互有不同。則六者之分。於是立焉。所謂脈者。何也。其位。寸口關上尺中趺陽。其體。浮沈遲數。緊緩滑澀之類。是也。證者。何也。發熱惡寒。譫語腹滿。下利厥冷之類。是也。脈有常變。證有真假。故脈證並示。而病之情機盡焉。脈有常變。詳論于卷末答問中。病情字。蓋邪之趨退消長。勢之緩急劇易。皆謂之機也。程氏以病人之苦喜。指爲病情。柯氏論實。又論病並與此所稱異。所謂治者。何也。汗下涼溫。及刺灸之法。是也。六病之中。自有緩急劇易之不等。故方亦有大小緊慢之不同。以相對治。加之人不能無宿恙相得。醫或誤措。以致變逆者。凡皆隨其脈證。而備之治法。其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直達。固既如是。始非有艱隱難知者也。雖然。其書實三代之

遺是以言高而旨邃。苟不通其義例。則未免乎盲者之墮埴索塗冥行而已矣。蓋嘗論之。取之岐扁。變而通之。此名稱之例也。自熱而寒。自表而裏。自實而虛。此篇第之例也。六病各有提綱。而次以細目。又次以本病來路。傳變證候。及誤逆諸態。疑似各病。或舉其正。而承以其奇。或說其輕。而續以其重。有法有案。有戒有論。參互錯綜。縷分條析。此章次之例也。語有主客。辭有詳略。或數條相參。而其義始悉。或一章之中。文互照對。證以方省。方以證略。有理趣明白。不假複述者。有事緒懸雜。須人引伸者。此辭句之例也。四者之例。極爲謹嚴。而俱是莫不深意所存矣。今不憚舛陋。本于輯義之著。按諸四者之例。推究病之情機。以述其大要。始陰陽總述。終差後勞復。脈證治法。具爲辨析。顧猶未免注家更定之氣習。然不分其派。無由以達其源。不疏其類。無由以認其別。故務去拘鑿之談。敢從坦明之說。庶通其可通。疑其可疑。端以擴充家庭之遺教。闡揚性命上之神理矣。後之讀者。或由此入手。其於臨病處療之方。未必無小補云。

是書之作。以辨全經大義。爲主。故每篇每證。不必具列各章。特舉其梗概。以俟入隅反。蓋彼大綱。則用大書。而其所以爲說。及援據諸說。則夾注其下。要旨不過於述輯義之餘意。則輯義既載者。亦不復錄出。如撰述之例。更有三端。一發輯義之覆。輯義固主慎重。故於情機傳變之委。前人說不具者。大抵缺而不論。今鑽研經旨。嚴核事理。略加辨訂。以爲紹續。一酌諸家之中。輯義所引諸說。或一條而異同兼置。或數條而前後異其義。今則參互涵泳。歸之於重一。一補輯義之遺。前輩確說。及諸家擴充經旨者。或有遺落。略取附之。唯拙著別有傷寒廣要。故按之所採入。茲不復贅。要之仲景之書。理無不該。學者如飲阿之泉。各

充其量。此輯義之著。亦所以不厭廣蒐。今斯書。則僅述一隅。所見特隘。然既博矣。從而約之。固亦爲舉之方。覽者幸恕僭越之罪而可也。○按諸注家。如尤怡傷寒論實錄集。黃元御傷寒懸解。吳沙藥解。俱出于先教論下世之後。尤書體實。闡有發明。黃書辭麗。殊少可取。又近世有熊壽彭集注。又郭雍傷寒補亡論。輯義從汪氏轉引。而近日有吳船新齋本。今亦採入。至如葉國仕家。則指不瑕。輯義一燈不引。雖無難也。愚亦甚厭讀。姑取一二節。略摘錄之已。○郭氏曰。問云。傷寒何以謂之卒病。雍云。無是說也。仲景敘論云。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而標其目者。誤書爲卒病。後學因之。乃謂六七日生死人。故謂之卒病。此說非也。古之傳書。急理者。因於字重多。省傷寒書字。或合二字爲一。故書雜爲卒。或再省爲卒。今書卒病。則雜病字也。漢劉向校中祕書。有以爲爲卒。以齊爲立之說。皆從省文。而至於此。與雜病之書卒病無以異。今存傷寒論十卷。雖病論亡矣。郭此說甚是。但夫句有據。○家丹州公醫心方。引養生要集。有黃平王熙叔和曰語。據此。叔和名熙。以字行也。先友山本讀嘗有此說。實爲前人之所未言及。仍附括之。

陰陽總述

蓋欲明仲景陰陽之義。必先審素問熱論之旨。三陽三陰之目所由出也。夫三陽三陰之目。雖取之於彼。而其義則自有不同矣。故學者胸次必先了然于此。而始可讀仲景書耳。攷熱論。黃帝以熱病起問。而岐伯對以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是言人眞傷於寒氣。而陽氣拂結。因爲熱證也。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痛云云。是據經絡爲分。以爲三陽經循外。三陰經循內。故表熱證爲三陽。裏熱證爲三陰。而以表裏均熱爲兩感。如所定日期。略示淺深次序耳。故曰。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可以見也。要之。素問之義。止是熱病。與仲景之寒熱兼該者。判然兩途矣。素問仲景之異。從來注家。分辦不清。往往牽混。遂至使分頭緒。毫無統紀。故茲首辨之。王氏源簡集曰。夫素問謂人傷於寒。則爲病熱者。言常而不言變。

也。仲景謂或熱或寒。而不一者。指其變。而弗遺也。仲景蓋言古人之所未言。大有功於古人者。雖欲偏廢可乎。程氏後條辨黃餘曰。素問之六經。是一病共具之六經。仲景之六經。是異病分布之六經。素問之六經。是因熱病。而原及六經。仲景之六經。是設六經。以較虛實病。二家之言。特得其要。又中西惟志。山田正珍。亦並有辨。稍確。

仲景所謂陰陽也者。寒熱之謂也。曰。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有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此則全經之大旨。其發熱無熱。是病熱病寒之明徵也。但其章本爲邪之初犯。分表熱表寒之異而設。此章之義。源始集始發其。程錢諸家。皆根據之。然終

是推求。則諸般疾證。皆自歷然矣。原夫其所以爲熱爲寒之理。固不以所

受之地位。注家以陽經陰經爲說。欠妥。亦非所感之邪。有寒與熱也。互見卷末答問。宜併發。蓋人不輪強

弱。必有一罅隙。而邪乃乘入之。罅隙者何。或勞汗取涼。或衣被失宜。或食饕入房出浴之等。凡一時適有表開。皆是也。評熱病論曰。邪之所處。

其氣必虛。是言氣所虛處。邪氣得乘。百病始生。篇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獨傷人。所謂虛者。言虛邪之風。與身形之虛。又陽上著太素注曰。風氣之邪。得之因者。或因飢虛。或因復用力。腠理開發。風入毛腠。洒然而寒。腠理閉塞。內壅熱悶。皆可以證矣。又內藤希哲。山田宗俊。亦嘗論之。欠精切。仍不錄。其既乘入也。隨其人陽氣之

盛衰。化而爲病。於是有寒熱之分焉。虛家有陰虛陽虛者。實人亦有內寒者。蓋陰陽虛衰之機。不可一例而言。學者宜精思。陽

盛之人。邪從陽化。以爲表熱。此發於陽之義也。詳述于太陽病中。陽衰之人。邪從陰

化。以爲表寒。此發於陰之義也。詳于少陰病中。發於陽者。其陽甚盛。與邪相搏。則傳

爲裏熱。詳于少陰病中。如胃氣素弱。爲邪所奪。或內有久冷。則變爲裏寒。詳于太陽病中。

發於陰者。其陽甚衰。不與邪抗。則傳爲裏寒。詳于少陰病中。如本有伏陽。更能撐持。

則變爲裏熱。亦詳于少陰病中。此陰陽之要。受病之略也。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

虛其義可見也。

經者。素問風評虛實論也。先教論實有詳解。今愚此說實本于其意云。從前諸家。閉有論及于此者。雖或不無礙。然宜以爲據。仍表出于左。顧氏曰。

凡人稟氣各有盛衰。宿病各有寒熱。因傷寒乘虛宿疾。更不在感異氣而變者。假令素有寒者。多變陽虛陰虛之疾。或變陰毒也。素有熱者。多變陽虛陰虛之疾。或變陽毒也。此說已括廣要中。然論病因人而化者。實以顧氏爲藍本。故又列于茲。一程氏曰。人之府藏。不但各有虛實寒熱之不等。而虛實寒熱中。更有剛柔強弱之不等。風寒固不擇而施。府藏則隨材各得。柯氏曰。夫病寒熱。當審其人陰陽之盛衰。不得拘天氣之寒熱。必因其人陰陽之多少。元氣之虛實。不全憑時令之陰陽爲轉移也。金鑑曰。六氣之邪。感入雖同。人受之而生病各異者。何也。蓋以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藏有寒熱。所受之邪。每從其人之藏氣而化。故生病各異也。是以或從虛化。或從實化。或從寒化。或從熱化。譬諸水火。水盛則火滅。火盛則水耗。物感從化。理固然也。誠知乎此。又何疑乎陽邪傳裏。變寒化熱。而遂以爲奇耶。又軒邨曰。靈樞五變篇所論。能盡受邪之理。云。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劉材木。木之陰陽。向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分之多少。而各異耶。云云。是也。軒又曰。宋人有陽虛人陰虛人語。就其人體質而爲言。蓋陽虛人感邪。則爲熱證。陰虛人感邪。則爲寒證也。愚謂軒說並是。又陶隱居曰。邪氣之傷人。最爲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臟腑。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亦足以發焉。

寒熱者。病之情也。病有所在部位。人有體氣強弱。故表裏虛實相配。以爲

三陽三陰。而證狀機變。於是乎無不出于此。表者。軀殼之分。是也。裏者。胃

府是也。中西推起曰。胃者。津液之原。有生之本也。飲食之入。與前後之出。雖可度之於外。而察內之所病矣。愚又謂陽氣之盛衰。必驗之胃。而倉廩之官。邪最易陷入。且外感之

病。倘傷及胃。則非藥之所能治。皆是仲景之所以專主胃腑也。虛者。無形之名。氣虧之義。實者。有形之名。氣盈之

義。蓋陽盛則熱。故實證多熱。火熱炎上。故表證多熱。陽衰則寒。故寒證多

虛。水勢沈下。故寒證多裏。然事不可以一定。故熱亦有裏。有虛。寒亦有表。

有實。此所以分而爲六也。太陽病者。表熱證也。少陽病者。半表半裏熱證

也。此二者未藉物爲結。然其體氣則實矣。陽明病者。裏熱實證也。太陰病者。裏寒實證也。少陰病者。表裏虛寒證也。而更有等差。厥陰病者。裏虛而寒熱相錯證也。此三陽三陰之梗概也。

表裏俱有寒熱。但半表半裏。有熱證而無寒證。蓋寒是偏下之氣。非可謂留陰地。其理

不待辨。如諸家所說。一係經絡藏府之義。愚豈求異前輩。姑據所見。以俟後

之識者爾。

攻諸家說。皆主經絡藏府。而各有異同。今摘其略。成氏以太陽爲表。陽明爲胃。少陽爲半表半裏。太陰爲陽邪傳裏。少陰邪氣傳裏。厥陰熱已深。方氏以太陽爲

皮膚。偏明爲肌肉。少陽爲經脈之內。藏府之外。而三陰唯配各藏。張志聰及錫駒。則以虛之頭爲原。牽合氣化之說。程氏則以爲六經實即表裏府藏之別名。汪氏則謂仲景之意。一同內經。則以諸

寒證。自爲一書。柯氏則據素問皮部論。強立辨別。魏氏則以陽爲表。陰爲裏。而稱太陰裏中之表。少陰裏中之半表裏。厥陰裏中之裏。表裏中更分表裏。劉完素保命集。既有其說。尤氏則三陽必分經腑。而三陰必分經裏寒熱。如夫皇國諸注。則擴斥經絡藏府。專主病位。然其說多出虛構。殊少實效。要之三陰病從有定論。至三陰病。則各注殊見。未見有確核之說矣。

仲景之命病。本有定名。然亦有彼此更稱。而示人以不可拘執者。曰。傷寒

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曰。傷寒三日。三陽爲盡

三陰當受邪云云。此所謂陰陽。就熱證中。標表與裏者也。曰。病發於陽。而

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此所謂陰陽。於太

陽中。標虛與實者也。蓋虛實表裏。以配陰陽。則表爲陽。裏爲陰。實爲陽。虛

爲陰。然經中陽病亦有裏。陰病亦有表。有實。則不可據以解篇題陰陽之

稱。至於經絡藏府之言。經中聞或及之。然本自別義。非全經之旨。

閱氏釋行經等義。

與經義所舉諸證相發。文辭不嫌。宜參攷。軒郡曰。經中經字。皆指爲表字看。猶指裏爲藏。亦可備一說也。方氏曰。六經之經。與經絡之經不同。猶指家六經之經。猶言部也。程氏曰。經則論言

界也。又曰。經。證言常也。柯氏曰。仲景之六經。是經略之經。而非經略之經。而謂本經中。無六經字。則諸說殊爲贅疣。經絡總府。非全經之旨。卷末答問有辨。唯以寒熱定陰陽。則觸處明然。無不貫通也。

成氏注傷寒例。若或差遲。病即傳變曰。傳。有常也。傳爲循經而傳。如太陽傳陽明。是也。變爲不常之變。如陽證變陰證。是也。蓋三陽三陰之次第。陽則自表而裏。陰則自實而虛。寒極而熱。此其概也。病機不一。難得定論。然今原之經旨。如三陽病。自太陽而少陽。而陽明。陽明無所復傳。又有太陽直傳陽明者。至陽變爲陰。則有太陽變太陰者。有太陽變少陰者。有少陽變太陰或少陰或厥陰者。如三陰病。太陰之實。變爲少陰之虛。少陰自有直中。少陰之寒極。爲厥陰之燥熱。至陰變陽。則有太陰變爲陽明者。有少陰變諸陽證者。如三陰將愈。必須寒去陽旺耳。此傳變之略也。如其委曲。次卷悉之矣。詳前證傳變諸說。唯王履稍得其要。然立言猶不免有病。他處合內經。或論再傳之義。或立傳手不傳足之說。或分循經越經等目。或爲陰證不傳變之說。皆與仲景之旨背馳矣。至如方氏三綱傳變之說。則印定後人眼目。其害最甚。夫病自表而裏。自裏而表。自實而虛。自虛而實。自熱而寒。自寒而熱。有如壞敗。有如兼挾。千態萬狀。不可端倪。然其情機。則實不能出于三陽三陰範圍之外也已矣。

傷寒論述義卷二

丹波元堅 學

述太陽病

太陽病者。表熱證是也。蓋邪之初感。必先犯表。則正氣不暢。併而爲熱。

山田

正珍注提綱曰。頭項強痛。謂頭項項強。瓜蒂散條云。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可以微湯。此條統論中風傷寒。故晉云脈浮。而不分緊與緩也。惡寒亦兼惡風言。惡風輕。惡寒重。舍輕取重。所謂舉大而不從者也。其不言發熱者。以

有或已發熱或未發熱之異也。此說爲是。此病大端有二。一則其人腠理素疎者。倘被邪客。其表愈開。邪不內迫。徒泛漫肌肉。故衛特受傷。

觀衛氣不與營氣和諧。及營弱衛強等語。則中風之

邪。不著營分也明矣。是屬表虛。

虛者。發熱之義。非虛乏之虛。

所謂名爲中風者矣。治以桂枝湯。調和營

衛。而汗解之。

尤怡醫學讀書記曰。傷寒發熱者。陽氣被鬱而不伸也。中風發熱者。陽氣被引而外浮也。雖者必發之。浮者不從解散而已。此桂枝湯。所以兼陰陽適合散爲劑也。

一則其人腠理素緻者。邪正相搏。更致緊閉。遂迫骨節。故營衛俱傷。

觀營衛俱病。

骨節煩疼。則傷寒之邪。亦傷衛分也明矣。是屬表實。

實者。緊閉之義。非結實之實。

所謂名爲傷寒者矣。

尤氏曰。不言無汗者。以脈

緊故之。治以麻黃湯。發洩鬱陽而汗解之。

麻黃爲汗藥中之最烈者。金匱書廿五味加薑辛半杏湯條曰。麻黃發其陽。蓋發陽二字。實盡

其功用。不特平時珍務微肺經火鬱之說也。其得桂枝。而發表更銳者。微大黃之於芒消耳。金匱又曰。其人形腫者。加杏人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途痺。故不內之。據此。杏人之與麻黃。唯

有緊慢之別。而其開鬱則稍均。不特爲治喘而用也。且此方之妙。固在麻黃。所以不用薑棗等品。柯氏說雖密。至大青龍而不通矣。

此其分也。詳此二證。朱氏成氏主風寒營衛

相配之說。爾來諸家。無復異議。迄至何氏。辨駁殆盡。而張志聰實闡其端。說見集注凡例。及佯山堂類辨。皆謂焉未詳耳。尤氏曰。邪氣之來。自皮毛而入肌肉。無論中風傷寒。未有不於於衛者。

其甚者。乃於傷于營耳。郭白雲所謂涉衛中營者。是也。亦爲明確。今按郭氏猶分風寒。然其言頗精。仍粘于左。曰。問曰。太陽一經。何其或有汗。或無汗也。答曰。榮乎營衛之氣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亦以內外和諧。而後可行也。風邪之氣。中淺則中衛。中衛則衛強。衛強不與營相屬。其強悍之氣。隨空隙而外出。則爲汗矣。故有汗者。衛氣遇毛孔而出者也。寒邪中深。則涉衛中營。二氣俱受病。無一強一弱之證。寒邪營衛。相結而不行。則衛氣無自而出。必用藥發其汗。然後邪去而營衛復過。故雖一經有汗無汗二證。亦有桂枝解表。麻黃發汗之治法不同也。○桂麻二湯。其證不一。今僅舉大較。後柴胡承氣等類。皆准此。

有表虛重一等。血氣俱乏者。有表虛重一等。邪著筋脈者。有表實輕一等。邪著筋脈者。有表實重一等。熱勢更甚者。大抵隨其人強弱爲異。今具論于左。

仲景既以風寒爲表虛實之目。而更有表虛實之目。蓋是互文見意。在使人不實辨邪氣。故今所區分。一就其證。以虛實爲等。至胃弱之義。則卷末答問中詳之矣。○方氏以桂麻青龍三證。爲太陽三綱。諸家多沿其誤。特柯氏極排斥之。更有明辨。今摘出之。以備于攷。曰。按許叔微云。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大青龍治中風見寒濕。傷寒見風濕。三者如鼎立。此方氏三大綱所由來。而大青龍之證治。自此不明於世矣。不知仲景治表。只在麻桂二法。麻黃治表實。桂枝治表虛。方治在虛實上分。不在風寒上分也。蓋風寒二證。俱有淺深。俱有營衛。大法又在虛實上分淺深。並不在風寒上分營衛也。夫有汗爲表虛。立桂枝湯。治有汗之風寒。而更有加桂。去桂。加芍。及加附子。人參。厚朴杏仁。茯苓白朮。大黃。龍骨牡蠣等劑。皆是桂枝湯之變局。因表虛中更有內虛內實淺深之不同。故加減法亦種種不一耳。以無汗爲表實。而立麻黃湯。治無汗之風寒。然表實中亦有夾寒夾暑內寒內熱之不同。故以麻黃爲主。而加減者。若葛根湯。大小青龍。麻黃附子細辛甘草。麻黃杏仁甘草石膏。麻黃連翹赤豆等劑。皆麻黃湯之變局。因表實中亦有內外寒熱淺深之殊也。葛根湯。因肌肉津液不足。而加葛根。大青龍。因內結煩躁。而加石膏。小青龍。以乾薑而散。而加半夏細辛乾薑。麻黃附子細辛二方。以脈沉而加附子。若連翹赤豆梓皮。經熱發黃而加。諸劑皆因表實。從麻黃湯加減。何得獨推大青龍爲鼎立耶。蓋中風傷寒。各有淺深。或因人之強弱而異。地之高下而異。時之乖和而異。以上柯說。攷千金翼方曰。尋方之大意。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此之三方。凡獲傷寒。不出之也。然則三經之說。自孫氏作其例。而如方氏責本于朱氏成氏之言。今柯氏歸咎于許氏。不惟不之甚矣。又按大青龍條。外臺所引。中風見傷寒脈者。可服之者。恐王氏斷章取義。非唐時舊本有此文也。

有表虛經日不愈。以致邪鬱者。何。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

枝二越婢一湯證是也。其證輕重不均。故有三方之設焉。蓋桂枝證失汗數日。邪鬱肌肉。故熱多寒少。其滯稍深。故如瘧狀。發作有時。但本是表虛。故有麻黃之發。今則鬱甚。有桂枝之力。不能及者。是以酌量麻桂二方。言日一二三發者。其邪稍重。言日再發者。其邪稍輕。不言發數者。其邪尤重。且桂枝二越婢一。其力緊。桂二麻一。其力慢。桂麻各半。在緊慢之間矣。此三條。其意互發。各半湯。其證特審。他二條。則文甚略矣。蓋各半湯條。八九日者。約事言之之辭。而二條亦冒之。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三證疊言。而麻一湯。省寒熱。但言如瘧狀。越婢一湯。省寒熱。而省如瘧狀。其人不嘔。清便自可。亦二條所蘊。如瘧狀。疑于少陽證。故別以不嘔。熱多疑于陽明證。故別以清便自可。欲自可之欲字。當從玉函去為是。一日二三度發。與微緩者。文勢一串。故似為愈候。然照麻一湯。實是表證所致。宜按面色反有熱色者看。致面赤證。參二陽併病。面色緣緣正赤。及陽明病面合赤色。當是表證兼裏熱者使然。今但表證而有之。故下一反字。不得小汗出者。言得病以來。未會小小發汗。故致此表證。且身重也。更發汗更吐更下。三更字。當與反字同義。桂二麻一湯證。曾經大汗。亦是失治。然幸無亡陽之變。亦不轉屬陽明。後編傳表分。累日不解。但以其既汗。比之二證。則其證為輕。顧氏於此誤供大下。補證候不改四字。與玉函但字。其義相發。桂二越婢一湯證。其熱最重。發麻黃之有大青龍。假石膏之力。以越散鬱陽。微弱者不可發汗者。蓋此方之不可輕用。與各半湯之微微而惡寒。大青龍之微微弱同例。乃係倒筆法。但此條文甚均。故諸家不察及。特中西推忠往。稍為近之。惜猶欠明細。要之此三條。從未見確解。如方氏以為兩傷經證。尤屬錯謬。唯內臺方綱各半湯下曰。桂枝湯治表虛。麻黃湯治表實。二者均曰解表。霄壤之異也。今此二方。合而用之者。乃解其表不虛不實者也。八九日不已。反如瘧狀者。乃先發表不盡。微傳於經。而不得出。故一日二三度發也。斯說殊妥。然猶未為精審。今以經釋經。非敢好異也。唐不離對論三方云。總是一太陽病。病與時日。有微與微。脈與形證。有應與否。猶衡劑量。不失錢黍。於此見古人立方之妙。此言為然。

有表虛重一等。血氣俱乏者。何。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是也。此證不啻表疎。其人陽津素少。故雖桂枝本湯。猶過其當。蓋與少陰直中。稍相近似。而不比彼之寒盛。故雖經

誤汗。僅須甘薑而陽回之後。或變胃燥。若其重誤治。則變為純陰證也。

此條

本證。次條擬以桂枝湯加附子者。殊不無礙。何以言之。夫既為附子所宜。則誤汗便厥之際。不得不徑與四逆。而僅用單味小方。竊恐萬無其理。蓋自汗出。小便數。心煩等證。與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相同其情。而條從前虛乏。為邪凌虛者。則亦是小建中所主也。柯氏於未發汗之前。擬以芍藥甘草湯。尤氏謂此桂枝證。然陰虛而裏熱。當以甘辛攻表。而以甘寒裏裏。乃反與桂枝湯。治表而遺裏。宜其得之而便厥也。二氏之說。亦有所見矣。尤氏於次條曰。中閉語意。殊無倫次。此豈後人之文耶。舒氏亦曰。此條說出許多無益之語。何所用之。吾不能曲為之解也。並本于柯氏之刪也。○趙氏論本條用藥之意曰。以上用藥次第。先熱後寒。先補後瀉。似逆而實順。非仲景之妙。孰能至是哉。後之學者。可不以此為法。推廣而應變。張卿子曰。此條。見傷寒隨證用藥。如轉圓法也。先教論亦曰。金匱效驗。小青龍下已之後。救逆五變。應變加補。其意殆與此條同。示人以通變之法也。趙喜。出汪氏選錄。頗為辨駁。文辭不具錄。桂麻各半

湯之脈微而惡寒。桂枝二越婢一湯之脈微弱。大青龍湯之脈微弱汗出惡風。蓋此類證也。有表虛重一等。邪著筋脈者。何。桂枝加葛根湯證。是

也。其證一與桂枝同。項背強几几為異。項背者大筋之所束。其几几然

即是邪著筋脈之徵。所以加葛根也。提綱既言項項強痛。則桂枝證。本有項強。然未及背。且无几几然也。几几。王氏據赤烏几几為

解。近來焦循漢毛詩補疏。亦有其說。然作短羽為釋者。於拘強之義。固為親著。二家所辨。今不敢從。反汗出之反字。對葛根湯證言。蓋邪著筋脈。後屬緊閉。宜以無汗為正。今表證人。而邪著

筋脈。故於汗出。下一反字矣。蓋法去上味二字宜削。是後人因方中有麻黃。而誤添者。洵屬居庸

麻黃不掠去其味。令人煩。又葛根等連湯。無此字面。可以互徵。○上節證。與此節證。俱為表虛

重一等。但彼則病近于虛。此則病近于實。又此證。宜次于各

半湯等證前。今列于此者。在使人與葛根湯證。相對看耳。有表實輕一等。邪著筋脈者。何。葛根湯證。是也。蓋其人表氣稍實。必須麻黃之發。然邪未迫骨節。而

猶著筋脈。是病在桂麻二證之間。故酌量二湯。以為之治也。葛根。柯氏說極

裏之功者。殆不然。蓋為發表中之涼藥。故能生津液。而舒筋脈也。本草。葛根云。張仲景治傷寒。有葛根及加半夏。葛根黃芩黃連湯。以其主大熱解肌開腠理故也。有表實重

一等熱勢加甚者何。大青龍湯證是也。其候一與麻黃證相同。不言喘者。但蓋省文也。

煩躁爲彼所無。徐大椿曰。凡辨證必於獨異處著眼。是。山田正珍曰。此表熱極鬱。內

氣不能宣達。則有麻黃湯力不能及。故加石膏之涼。藉以發越之。此證惡寒而無汗。

可知非裏有熱者。石膏雖專治裏。倘與麻黃配用。則相礙以走表分。而散其鬱鬱。如越婢湯。亦爲然。要此湯證。於太陽中。病爲最重。故不得不倍用麻黃。唯其熱極鬱甚。專用麻桂。必有兩陽相格之虞。故佐以石膏。則鬱熱漸散。作汗而解。蓋龍升雨降之妙。在溫涼相併處。柯氏所解。迴腸前注。然猶未爲盡。尤氏醫學讀書記曰。大青龍。治風寒外證。而閉熱于經者。夫熱鬱於經。而不

用石膏。汗爲熱隔。寧有能發之者乎。此說本于王文祿。而殊爲協當。又吳人駒云。發散表邪。皆以石膏同用者。蓋石膏其性寒。寒能勝熱。其味薄。薄能走表。非若苓連芩之輩。性寒味苦而厚。不能外達也。此說亦得。○按元和紀用經。陽粉散。謂病當發汗。而汗不止。不止則亡陽。當溫撲之。用麻黃。薑本。白芷。米粉。末之。以粉止身汗。疑是屬氏諸家之所本也。又三國志華佗傳注。

稱有諸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佗用寒水浸漬。滿百粒。佗乃使然火溫淋厚覆。良久汗出。著粉於身。便愈。然則漢時神醫。多用粉法。而未知兩夫子之方果是相同否。○復服汗多者。表陽虛。故惡風。裏陽虛。故煩躁不得眠。

如脈浮緩。身不疼但重者。其機異而其情同者也。任氏以爲邪熱未除。恐不然。蓋邪迫骨節。故脈緊身疼。今邪不迫。故脈緩身不疼。然身重而兼見前條候。則知是均屬表證。但脈緩身重。疑于少陰之脈遲身重。故微以乍有輕時。更云無少陰證者。而示精心體察。不可輕試之戒。又麻黃湯證。亦必有邪不

有停飲相觸。治兼驅利者。如喘家。及小青龍湯證之類。又有素稟虛弱。不可徑汗者。如小建中中證。咽乾乾燥等諸證之類。

又有風溼相搏者。並類列于後卷中矣。至其傳變。則裏之受病。皆無不自表。故其類不一。或傳少陽。或直傳陽明。或直變太陰。或直變

少陰。以上傳變。皆有明文。蓋本病變爲陰者。必多自桂枝證。其理何也。既是表證。但少陰比之表實者。陽氣稍弱。故其重一等者。或須溫養。則其易變爲陰也。明矣。

直中。非經太陽者。而厥陰。則病之所極。蓋不自此遽變也。並是玩經文而自知。更有

醫藥誤投。及宿病相觸。而變爲諸證者。其緒甚繁。今亦類列于後卷云。

方氏

以來。立太陽三綱之說。以諸變證。原其來路。分隸于桂枝麻黃龍三等。然仲景之意。蓋不若是其纖也。且姑舉一證言之。如太陽中篇。與武陽證。或自桂枝證。汗之如水。流離。或自桂枝證。誤用麻黃。或自麻黃證。誤用青龍。諸般變汗。皆能變此。有一定乎。知方氏諸證。專持偏見。以繩繩聖法。其害殆不爲少。學者宜勿被眩惑焉。

述少陽病

少陽篇在陽明後。戴氏謂治要訣。曾有疑詞。而未暇。喻氏則曰。陽明去路。必趣少陽。最屬牽強。愚亦嘗疑篇次爲後人改。以今觀之。殊覺不然。

蓋少陽病。仲景以爲半表裏之目。而其證與治。既括于太陽篇。無悉無遺。唯其名。則取之內經。是以更補其概。論列之陽明之後。殆存半之意云爾。今此述。先之於陽明者。在使人易知傳變之微已。

少陽病者。半表半裏熱證是也。

半表半裏者。即表裏之分界。其辨蓋助自成氏。曰。病有在表者。有在裏者。有在表裏之間者。此邪氣在表裏

之間。謂之半表半裏證。方氏演之曰。少陽者。邪過肌肉而又進。則又到經裏之內。藏府之外。所謂半表半裏也。牛。不也。不表不裏者。隱地也。柯氏意亦同。並是。如程氏分半表與半裏爲說。恐失之鑿矣。○太陽下篇第二十一條曰。必有表裏有裏也。又曰。此爲半在裏半在外也。蓋所謂表與外者。俱指少陽。非太陽之謂。故與小柴胡湯。所謂裏者。即言陽明。故曰大便硬。曰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可知其與不表不裏。自異其義。柴胡加芒消湯。陽明中風。其來路必自太陽。而不問中風傷寒矣。蓋其病。邪氣不藉物而結。但其太陽盛。故邪正相持。熱留脅下。

半表半裏之地。蓋專保脅下。而連及胸脅。曰。血弱氣虛。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脅下。曰。胸脅苦滿。曰。脅下硬滿。曰。胸滿脅痛之類。可以見也。且成氏曰。邪氣自表傳裏。必先自胸脇。已次經心脅而入胃。然則邪之離表未入胃者。必客胸脅也明矣。

其證既無表候。亦非裏實。故不過口苦咽乾目眩。往來寒熱。正氣爲邪敵乘而寒。邪氣與正相搏而熱。邪氣虛不能服正氣。正氣亦不能逐邪氣。更互分爭。此往來寒熱之機也。

胸脅苦滿。苦滿者。言如有物填滿。而苦惱難忍。此病人自覺之情。非外側所得。金匱。有苦喘。苦重。苦滿。苦胃等文。其義相同。其云胸滿。云胸脅滿。俱省文也。或謂滿。通飽。果然則胸膈心煩何利。且

嚙嚙不欲飲食。軒邛曰。嚙嚙者。不欲飲食貌。後雖心而云通。意義不遠。其說難從。嚙嚙不欲飲食。微煩之例。厥陰篇亦云。嚙嚙不欲食。心

煩。熱也。詳開。喜嘔等。其脈亦不數不大而弦。本篇第三條云。傷寒脈弦。所謂細者。緊細之細。非細細之細。全

以淨中沈三法。候邪淺深法。以中應少陽。皆為邪客隙地之驗。是以汗吐下。俱在

所禁。而白虎之寒。藥力過重。其唯小柴胡湯。以清解之。實為正對矣。此湯之

經論所稱。今更詳之。柴胡為物。固非芩連之類。亦非麻葛之類。然其性微寒。而能助陽。故

於清解少陽。適然相應。但其力稍緩。故佐以黃芩。其喜嘔者。似是低微。然胃氣不安。則柴芩不

得擅其力。是所以用半夏生薑也。人多動氣。住邪。故消積或去不用。或曰。既與柴芩相配。且去

再煎。則性味溫和。音能助胃。而不敢謂補。即七味相藉。以為少陽正方。此言似合理。徐氏曰。

兼半夏生薑。有飲而嘔逆也。兼參甘棗。而調其陰陽。小柴胡得擅和之之功。實賴此也。斯說亦妥。

又本湯。成氏以來。稱為和解。然經中曰和曰解。所指不一。且無謂此方為和解者。此蓋為清劑中

之和者。若專稱和解。恐不允當。但相沿既久。難得改易。錢氏曰。雖後人之補中益氣湯。及造

造散之類。其升發清陽。開解鬱結之義。亦皆不離小柴胡之旨也。信然。又金鑑。辨世俗能用此方

之弊。楊士瀛嘗有其說。既邪毒增劇。耳聾目赤者。此為少陽中風。少陽中風。注家

枯干拙著漢要中。宜參。邪毒增劇。耳聾目赤者。此為少陽中風。少陽中風。注家

傳來者。然中風之名。經無定例。且病至兩耳無所聞目赤。則明是表誤解。而少陽之邪增劇。熱氣

上熏者。較之柴胡正證。其病更加一層。近今此證甚多。必併用黃連解毒。方為合。蓋以風為陽。

故又以為熱。如其兼表未解者。其等有二。病勢加進。兼裏實。有三等。具列如

左。兼表未解者。其等有二。何其一。小柴胡條。所謂或不渴。身有微熱。及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是也。此表證既輕。將併少陽。故不別須汗藥也。其

一。柴胡桂枝湯證。是也。此太少二病。輕重相均。故治取雙解。柯氏謂表證微。少

陽證亦。其一。柴胡桂枝乾薑湯證。是也。此以嘗經錯治。邪氣未解。而更津液

不足者也。互見欬邪併病勢加進。兼裏實者。亦有三等。何其一。大柴胡湯證

是也。此小柴胡證。而邪熱壅實。既併陽明。故清解中。兼以疎裏。此湯之證。最

多有不

拘下後。軒點曰。通經。猶言發表。存致。心下急。急字無明解。何氏曰。急者。滿也。猶不了。我急是緩之對。蓋謂有物塞迫之勢。非拘急之謂。李氏脾胃論曰。裏急者。腹中不寬快。是也。蓋所謂不寬快者。以裏裏急。則未為當。而於心下急。則其義甚顯。核承氣條。少腹急結之急。亦同義也。此方均藥。蓋取之通經。宜參後桂枝加芍藥湯。○陶氏本草序例曰。枳實若干枚者。去積。以一分準二枚。據此。此方枳實四枚。準今一分七釐七毫六絲。比他藥殊輕。大小承氣。枳實梔子湯。並稱幾枚。而其藥分量者。麻人丸則半斤。四逆散則各十分。仍知仲景用枳實。本不甚輕。陶說可疑。○此方再煎。其義難晰。俟攷。其一。柴胡加芒消湯證是也。此其壅實稍輕於前證。而以

丸藥之故。裏邪膠固。殆屬壞病。

此條難讀。然程注頗明。但此實得之攻後云云者。殊似含混。蓋此證本是少陽陽明併病。以用下失法。徒擾

腸胃。而邪裏實。依然具存者。程又曰。去者非所留。留者非所去。故諸者自滿。結者自結。而結者既結。諸者益諸矣。此說反覺直切。又此證既是兼裏。乃似宜從大柴胡雙解之法。而先用小柴胡者。蓋以丸藥誤下。不欲續以快藥。仍姑清和。以待胃安也。且其下利。故壅實輕於大柴胡證。而燥結則有甚。是以不藉大黃之破實。而務取芒消之軟堅矣。據以此方為大柴胡加芒消。原出于黃氏。而宗印亦有其說。○軒點曰。此條與次調胃條。其云十三日者。亦是約略之辭。或以為十餘日之滿者。殆未是也。其一。柴胡加龍骨牡蠣湯證

是也。此以誤下。邪陷於裏。加以諸證錯雜。蓋壞之甚者矣。

成氏曰。傷寒八九日。邪氣已成熱。而復傳

陽經之時。下之虛其裏。而熱不除。胃滿而煩者。陽熱客于胃中也。驚者。心惡熱而神不守也。小便不利者。裏虛津液不行也。譫語者。胃熱也。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陽氣內行於裏。不營於表也。與柴胡湯。以除胃滿而煩。加龍骨牡蠣。收斂神氣而鎮驚。加茯苓。以行津液利小便。加大黃。以逐胃熱止譫語。加桂枝。以行陽氣。而解身重。錯雜之邪。斯悉愈矣。尤氏曰。傷寒下後。其邪有併歸一處者。如結胸下利。是也。有散漫一身者。如比條所云諸證。是也。二說亦似精當。喻氏以為伏飲素積。為變之最重者。臣從。又此證一身盡重。與三陽合病。身重難以轉側。其機稍均。○此當入兼變諸證中。然無類可附。仍列于斯。以上少陽病要領也。此他有兼虛小建中湯證。出兼變中。然無類可附。仍列于斯。

其愈有振汗而解者。

成氏謂經下裏虛。邪氣欲出。內則振振然。蓋原于辨脈法。其人本虛。是以發戰云云。軒點曰。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振汗出而

解。諸注皆為自愈之候。恐非。蓋振汗非太陽所有。脈陰陽俱停。想係邪在少陽者。其病跨于表裏。故脈不偏見。猶是金匱脈兩出積在中央之理。倘用柴胡。而邪難解。則振汗而解也。下文云汗出。云下之。俱指藥治。要是列舉三陽愈候者。故下三而解字。此說未知當否。姑錄備攷。其傳陽明。有為白虎證者。服柴胡湯已滿者。可也。

爲承氣證者。經中多言之。其變或爲太陰。或爲少陰。或爲厥陰。殆不一定矣。變爲三陰。無明文。然太陽既變太陰。則少陽亦未可不變太陰。其變少陰者。近世甚多。如厥陰。則其部位。及寒熱勝復。皆與本病。稍相類似。乃其變爲。固其分也。蓋以其界表裏所係不一。而醫之失治。多於此位。故兼挾變壞之證。少陽最多。而經中所舉。不過數章。學者當擴而充也。吳有性著溫疫論。主疫邪自口鼻入之說。蓋膜原實少者。然審其主證。猶不能出大小柴胡之例。竊想當吳氏之時。邪勢最重。雖犯半表裏。故遂立其說乎。蓋氏西塘感症。引傷寒心法。稱見今世甚少太陽症。其書適與吳氏時世相近。可以證矣。世偶有墨守吳氏之法。忌用桂麻。視柴胡爲餘熱之治者。故附識于茲。

述陽明病

陽明病者。裏熱實證是也。邪熱陷胃。燥屎搏結。即所謂胃家實者也。胃家實。

該諸病在胃宜下證之稱。但正陽陽明之胃家實。專指大承氣證也。又前注多立陽明經腑之別。實失經旨矣。○白虎證。係胃熱而無實者。即溫病是。今自列于次卷。又中風中寒。是不於胃家實上有分別。則亦不復具論。如其來路。或自太陽。或自少陽。而其等不一。病之輕重亦隨而異。有其人胃素有熱。邪勢亦盛。相藉遽實者。其病爲重。即正陽陽明也。本

大承氣第一條。玩語氣。似會不經誤治。而邪氣自實者。有自太陽桂枝證發汗過多。胃液爲燥者。其病最

輕。即太陽陽明也。經陽微而汗出少者。脈浮而芤。及麻子仁丸二條。可以徵焉。蓋經病雖

發汗後。與小承氣條。爲辨約。恐非。又不更衣十日無所苦。與脾約自別。有自少陽病。誤發汗利小便。以爲胃燥者。其

病頗輕。即少陽陽明也。太陽陽明。少陽陽明。喻氏誤爲然誤治之後。亦或爲正

陽陽明。有自太陽病。誤汗下利小便者。如問曰何緣得陽明病。是也。有自太陽病失汗者。

如本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微。是也。次條相承。亦謂失汗實。蓋傷寒發熱無汗。即是表實證。其喘不能食。亦風寒外束之故。此證倘發汗不微。則不宜有汗。而反汗出。則發熱者。邪氣內結。以有自少陽病誤汗者。如少陽病。發汗則譫語。是也。然則輕證所由。亦不止一端也。

仲景先區三審。以示輕重。更出以。其為證也。不惡寒惡熱。微汗出。汗出有二端。有上諸條。以盡其變。學者宜密察。身重短氣。腹滿而喘。潮熱。明理證所說。裏熱蒸迫之故。有手足微厥者。為邪熱內結。身重短氣。腹滿而喘。潮熱。似微汗。或不汗。皆微之微。果微。活人書。並有掌心汗證之說。身重短氣。腹滿而喘。潮熱。似微汗。或不汗。皆微之微。果微。活人書。並有掌心汗證之說。身重短氣。腹滿而喘。潮熱。似微汗。或不汗。皆微之微。果微。活人書。並有掌心汗證之說。

識語。不大便。胃中有燥屎。胃中。發言腹中。不必深講。經言部位。往往類此。且尿省文也。脈實大遲。大承氣條曰。脈遲。小承氣條曰。脈滑而疾。是兩相對待之詞。而此胃實正證。大承氣湯主之。若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者。病加劇而正亦虛。其猶用前方者。不畏虛以養病也。

吳又可補瀉錄。蓋即此證。且此條本分三審。輕重雖異。其為胃實則一。故皆以大承氣湯主之。或劇熱迅傳。勢近危惡者。則有急下之例。其危劇則一。吳又可所謂急證急攻者。亦此類也。又急字。參成氏少陰急下之解。其義更明矣。○大承氣諸條。其有餘義者。今述于左。陽明病。潮熱大便硬者。晝夜。言既有潮熱。則大便雖微硬。如其熱既實。故可與大承氣。倘未潮熱者。恐其熱未實。雖不大便六七日。難必其燥屎有否。故與小承氣試之也。

又周氏曰。其後發熱。是必日晡時作。此又未盡之邪復結而顯。但既攻之後。所結不多。只小承氣湯和之足矣。錢氏曰。其後又復發熱者。乃潮熱之類也。二說與錢義意相合。○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條。錢氏解發作有時。為日晡潮熱之類。此本于柯氏。蓋言繞臍痛煩燥之發作有時。猶日晡潮熱之理。非別有熱氣發作也。金鑑本于程氏。曰。燥屎氣。上攻則煩燥。不攻則不煩燥。故發作有時也。亦通。○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條。尤氏曰。小便不利者。其大便必難。而有燥屎者。水液雖入胃。猶不足以潤之。故大便乍有難時。而亦乍有易時也。此與錢氏異義。姑錄備致。○得病二三日脈遲條。喻氏注不確。此條二難字。為其眼目。蓋可下證。以不能食為常。然無大陽柴胡證。煩躁心下硬。不大便。至四五日。則雖有能食之似實和。猶以小承氣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雖有不飽食之似實。其小便少者。初後後證。宜暫待其實。不可遽下。此二證對示。以欲人思變也。又大便初硬後難。自有二端。其一。係寒實證。是不終結者也。其一。係熱實未成。是終結者也。宜分別看。

如胃實正證而輕一等

如胃實正證而輕一等

如胃實正證而輕一等

如胃實正證而輕一等

如胃實正證而輕一等

如胃實正證而輕一等

如胃實正證而輕一等

如胃實正證而輕一等

如胃實正證而輕一等

如胃實正證而輕一等

者。小承氣湯主之。

大承氣證。有姑用是湯探試者。其義可見也。又小承氣證。陽明病。其人

受傷。似是胃所宜。然多汗。本陽明所

如被燥熱搏。其實則輕者。調胃承氣湯主

之。大承氣證。有液甚燥者。但病急劇。不得已而奪之者。此方所主。則病勢稍慢。非調而瀉

之不可也。大抵得之誤汗吐下。津液虧乏者為多。如吐後腹脹滿者。亦是似大實而非者。尤氏

曰。設遇瀉工。見其腹滿。必以枳朴為急矣。是。又太陽中風。通經一證。其證為瀉壞病者也。○成

氏曰。大熱結實者。與大承氣湯。小熱微結者。與小承氣湯。以熱不大甚。故於大承氣湯。去芒消。

又以結不至堅。故減厚朴枳實也。又雲岐子傷寒保命集曰。大承氣者。厚朴。苦溫去痞。按此云痞

者。蓋氣閉之義。非心下痞之痞。○枳實。苦寒泄滿。芒消。味鹹而能軟堅。大黃。味苦寒能泄實。

痞滿燥實四證全則可用。故曰大承氣湯。小承氣者。大黃。味苦寒泄實。芒消。鹹寒而能潤燥。甘草。和平

全可用也。故曰小承氣湯。調胃承氣者。大黃。苦寒泄實。芒消。鹹寒而能潤燥。甘草。和平

和其中。燥實證三證全者可用。故曰調胃承氣湯。此設頗當。至陶氏六書。則曰。病有三焦俱傷者。

則痞滿燥實證全。邪在中焦。則有燥實證三證。上焦受傷。則痞而實。均證殊甚。因芝慶嘗問其

文縣不錄。又吳又可曰。三承氣功用彷彿。又曰。功效俱在大黃。餘皆治標之品也。並欠雄新。又

王好古舉三方主證。詳義痛載調胃證。仍補出之。曰。調胃承氣湯。治實而不滿者。腹如仰瓦。腹

中轉矢氣。有燥實。不大便。而腹脹實之證。宜用之。又大黃酒制。程知說是。然抵當湯。不用

芒消。而大黃酒洗。大陷胸湯丸。大黃牡丹湯。並有芒消。而大黃生用。故其說不能無礙。存致。

○幼幼新書。惠張綱鑑。均藥散。治大小便下藥不遇者。於調胃本方。加芍藥。當歸。保命集。當

歸承氣湯。於調胃方中。加當歸。薑。棗。水煎。三法六門。玉燭散。以四物湯。承氣湯。朴消。

各等分。水煎。去滓。食前服之。傷寒心要。產後如血不盡。則以涼血與四物合煎。調經理血。甚

脾約則病最輕。而但胃燥。故麻子人丸。僅潤下之。

本草。圓經引。作枳實一斤。十九下。有食後服之字。曰。

唐方七宣麻子人丸。亦此類也。徐大椿曰。此調腸之主方。又陶隱居

熱去津竭。而大便硬者。

以蜜煎導之。

導法。用蜜。用土瓜根。用豬膽汁。俱取調和。設更用皂角諸品。待覺多事。○

入三寸。導之。入腹立下。此方。出北齊道安治疾方。但主治文瀾藏難效。又梅師方。肛門主

肺。肺熱即肛門塞。腫痛生瘡。白蜜一升。豬膽一枚。相和。微火煎令可丸。丸長三寸作挺。塗油

內下部。臥令後重。須臾便通。此陽明病要領也。此他有兼素虛者。如無汗身如蟲行者。兼變

虛之及不大便。脈微瀉者是也。宗印曰。明日不大便。而脈反微瀉者。邪熱實。而正氣虛也。微瀉氣虛。瀉則無血。此胃氣虛於裏。雖有熱實。不可攻之。故爲難治。此說與任意相同。有兼表者。有兼半表半裏者。二證詳于合併中。但身下微滿。不大便少陽。而似有迫血分。列于兼變。而瀉。舌上白胎。與小柴胡。此係其實陽明者。有迫血分。列于兼變。熱中。有挾溼鬱。列于瀉。熱中。亦宜隔反爾。蓋本病無所復傳。經有明文。大抵下後清調。病日就愈。此吳氏所以有養營清燥諸湯也。然有攻下過度。胃虛熱逆。以爲厥陰者。殆局外之變也。古人有下多亡津之戒。蓋下多胃亦虛。亡津必內燥。勢不得不爲厥陰。今世往往有致此者。○詳本篇中。文易了而義難曉者。凡有五條。曰。初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曰。反無汗而小便利。曰。但頭眩不惡寒。曰。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曰。太陽病寸微關浮尺弱。是也。○太陽病與陽明。其位與有實。則相同。而自有寒熱之異。故本篇點出。以便照對。但論題以陽明病。是以往家不察。多致論誤。今詳開于次款。讀者宜致。

述太陰病

太陰病者。裏寒實證是也。蓋其人內有久寒。倘遇邪客。雖初得陽證。及其入裏。則遂從寒化。而胃氣猶有守。故能搏實者矣。經曰。下利而腹滿痛。爲裏實。蓋下之。此語。出其平下利中。致前後諸條。似即難病論之遺。一然則本病爲寒實。其義甚明矣。蓋難病論寒濕之類。亦係寒實。故金匱腹滿寒疝證治。開與本篇相發。又寒實字面。出三物白散條。及腹滿篇第四條。其所受者。有自太陽病誤下來。則其不誤下。亦或有變成者。及或有自少陽來者。皆可知也。成氏曰。太陰病者。陽邪傳裏也。此言有味。豈因三陰中。太陰特有桂枝法。而發乎。曰自利。曰吐食不下。曰時腹脹。皆寒盛之徵。曰腹滿。曰下之胸下結硬。俱壅實之驗。所謂下之者。蓋指承氣十棗之類而言。其病不似少陰之脫。故胸下結硬。猶是崔氏所謂下後虛也。氣壅相激之類也。其初起胸下。蓋即心下也。太陰唯於未傳言腹脹。似不必其正脈。然要不出沈澀細弱等也。其初起滿實。陽氣能持者。設桂枝加芍藥。及加大黃湯。以爲和泄溫利之法。此條。日本太

陽病。則時既難表可知。蓋誤下之後。胃氣生寒。表邪陷實。以致是證。顧下後便秘者。桂枝湯加
倍芍藥。既非發表。亦與建中不同其旨。致小柴胡加減法曰。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
成氏曰。加芍藥以調壅。又明理論曰。宜溫而審為痛。邪氣入裏。裏氣不足。寒氣壅之。則腹中痛。
芍藥。味酸苦微寒。酸性能而利中。加之則裏氣得通。而痛自已。愚謂此方芍藥。亦取調壅。次條
設當行大黃芍藥者。結氣。可以微瀉。張志聰曰。山堂類辨曰。芍藥氣味苦平。苦走血。故為血分之藥。
苦下後。故本經。主邪氣腹痛。除血痺。破堅積寒熱。因其破洩。故太陰篇云云。今人咸云。芍藥
主緩急。而不知有大黃之功。此說則通當矣。病勢更劇。大黃痛者。加大黃以疎之。亦猶大黃附
子湯之例。以病為寒。主在溫利。擴充此理。則大黃附子湯。及溫脾湯等。皆宜治本病也。○厥經
所謂當下之者。亦加大黃傷寒。其下利。因有寒積。而氣下墜所致。與四逆證之下利自異。要知寒
實用下。於脈之有力無力。腹痛之微甚著。始為緩切。○陳氏三因方曰。太陰屬脾。中州土也。
性惡寒濕。非乾薑附子。不能溫燥。又曰。至太陰脾經。溫燥不行。亦當溫利。自陽
明出。如溫脾湯。用大黃者。是也。此其言雖曖昧不明。似稍知太陰之為寒實者矣。如其脈

弱者。要加劑量。太陰為病之為字。憂傷。提綱諸條。及風濕之外。經無此語。續自便利。
下之。續得下利。殆一例也。蓋此條。病既重者。則用四逆輩。以溫散之。此也。不渴。即

示寒實動變陽虛。不可輕下之戒。與少陰分別處。彼以胃少液故渴。此以寒氣壅閉。津液滯持。故不渴。成氏曰。自利而渴。寒在下
焦。自利不渴。寒在中焦。恐誤。云四逆輩。而不云四逆湯。意在溫散。而不在治厥也。朱氏活人
書以來。療本病有用理中湯。蓋寒實之病。雖胃猶閉持。以寒固胃之所忌。其實之
丸者。蓋能得經旨者矣。

極中氣必敗。不似熱證之久實。故初起雖用溫利。至其重者。則宜扶陽散

寒耳。玉函經曰。寒則散之。此之謂也。桂枝加芍藥湯曰。時痛。加大黃。此太陰病要

領也。他有兼表者。桂枝湯條是也。少陰兼太陰。治法先裏後表。太陰不似少陰之說。且

指先其表乎。其愈有從外者。太陰中風是也。成氏注辨脈首條曰。陰病見陽脈。而主生者。則

浮為欲愈。不浮為未愈者。是也。據此說。則三陰中風。持以言其愈候。豈以風陽。假為

陽復之名乎。柯氏曰。脈虛與長。不是並見。痛本病脈。痛而轉長。病始愈耳。此亦一說。有
從內者。暴煩下利是也。此條專客以明主。太陰當發身黃以上。是客獨。此太陰非謂寒實本
病。唯是指中焦脾家而言。猶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之例。即官版得

緩。手足自溫。小便不利者。爲中焦經熱。故當發身黃也。若小便自利以下。是主調。言寒實本病。倘脈浮緩。手足自溫者。爲陽復寒去之兆。縱有首條諸證。及小便自利。必是煩下利日十餘行而愈。即是脾家陽實。寒積腐穢自去之徵也。若小便自利。不能發黃二句。在陽明篇。則爲燥結之證。在本篇。則爲裏寒之故矣。以上一出應見。甚似迂曲。然參互審攷。義不得不然。何則金匱黃疸篇。以寸口脈浮而緩。爲其正脈。是與本條相發。可知浮緩非表邪。而爲裏熱。蓋裏熱外熏。而脈浮者。白虎證是也。緩之爲熱。見素靈及平脈法。手足溫一證。小柴胡經兩條有之。亦係內熱所致。是知此脈證。在陽明病見之。則爲裏熱之候。陽明篇審以別胃實燥證之分也。今寒實而見之。何以謂爲陽復之候。曰。少陰篇曰。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爲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此明以手足溫爲愈候。而錢氏解緊去。謂緊增化而爲寬緩。此意甚佳。且少陰厥陰。並以脈浮爲欲愈。乃知此脈證。在陰證見之者。固與陽證不同。要之本篇此條。揭此脈證。以辨明經熱發黃。與寒實愈候耳。又太陽下利。及辨脈法。有以手足溫爲愈候者。亦當併攷。抑病既在裏。故無所復傳。唯自實

而虛。必變爲少陰。

義如上說。

更有寒去而實存。實以生燥。仍變陽明者。陽明篇第三十二條。若

不轉失氣者。初頭發後必滿。此蓋與欲作固瘕者。均屬寒實。故攻之。則腹滿不能食也。其後發熱者云云。乃言有寒去之後。或變熱結者。

至如厥陰之燥熱。

則恐非寒實之遽變者也。

太陽一篇。從無確解。愚涵泳數年。數之病者。定爲寒實。後得脈經中語。竊謂益爲著切。因不自揣。立說如右。蓋本篇不

過僅值數條。而陽明篇中。反多本病諸候。此以其病雖有寒熱之異。而部位與虛實則同。故恐人錯認。對舉明之也。曰。不能食名中寒。曰。欲作固瘕。曰。攻其熱必噤。曰。欲作穀疸。曰。飲水則嘔。曰。食穀欲嘔。曰。寒濕在裏。皆是已。然猶冒以陽明。故諸家未之察。亡友世錫嘗特論之。唯未斷爲寒實。稍與愚見異焉。金鑑。以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移入本篇。其候雖類。彼則氣滯虛滿耳。實不同也。柯氏以三物白散移入。亦不辨部位之有殊者也。

述少陰病

少陰病者。表裏虛寒證是也。有直中焉。有傳變焉。是故有專于表者。有專于裏者。然至其重。則俱無不涉表裏矣。直中者。所謂發於陰者也。其人陽氣素衰。邪氣之中。不能相抗。爲其所奪。直爲虛寒者矣。而有輕重之分。蓋

裏未甚衰。表專虛寒者。邪氣相得。以稽留表。故猶有發熱。此病爲輕。如麻黃附子細辛甘草二湯證是也。柯氏曰。本條。當有無汗惡寒。趙氏曰。少陰發汗二方。雖同用麻黃附子。亦有加減輕重之別。故以加細辛爲重。加甘草爲輕。辛散甘緩之義也。徐氏於甘草湯下曰。此較加細辛者。易甘草爲調停。其藥勢之緩多矣。因細詳立方之意。言少陰病二三日。比初得之。略多一二日矣。日數多而無裏證。邪所入尚淺。是以陰象不能驟發。故將此湯微發汗。微云。裏陽素弱。表氣從虛者。其感邪者。因病情不即內入。而輕爲外引也。按三說並妥。

也。表裏徑爲虛寒。蓋所謂無熱惡寒者。此病爲重。如附子湯證是也。附子湯二條。

傳變亦有如此證。其方亦在傳變所必須。故往家未敢謂爲直中。但成氏引無熱惡寒以解之。似有所見。今詳其文。曰。背惡寒。曰。身重痛。手足寒。骨節痛。俱爲表寒之候。蓋陽氣素虧。筋骨乏液。寒邪因以侵襲所致。故不似麻附證之有發熱。設自非裏虛。何以至此寒或乎。然則其兼見裏虛證者。亦可推知也。其方與真武相近。而彼主在內經。此主在外寒。何則此附子倍用。所以走外。水亦倍用。所以散表。蓋仲景用此。多取治表。用人參者。固以救素弱之陽。與制附之燥也。千金用此方。治經痺緩風。及指迷方。於本方。加甘草。用蒼朮。名水附湯。以治寒經。俱足互微此證之爲表寒矣。先兄曰。附子之性。雄悍燥熱。散沈寒壯元陽。生則其力特猛。救裏陽乎垂脫之際。則其性稍緩。走表分以溫經逐寒。前輩所辨。殊屬踳駁。此言能發未達之秘。但率意論之。似治表宜力猛。治裏宜性緩。此殊不然。蓋裏虛難脫。非急救則不可。所以用生附。寒經難解。遲緩則無功。所以用炮附也。

自少陽病者。有自太陰病者。大抵陽之變陰。皆因其人胃氣本弱。醫不知回護。汗下失法。而陽虛胃寒。以爲此病。更有雖不被錯治。遂爲邪所奪。因而變成者。其自少陽病。及不經錯治者。並多所難見。然經無明文。豈意在言外者乎。又桂枝證多變爲陰。義述于太陽中。更有感入初得太陽。遂變本病者。厥後身形。最多有之。殆以陽有餘于外。而不足于內之故乎。其變自太陰。詳述于前。倘其自太陽。而表熱仍在者。先救其裏。後救其表。如四逆桂枝一二湯各施證是也。厥陰證。下利清穀。不可攻表。亦爲表裏并病者而言。又桂枝人參湯。係其輕證。程氏有說。宜參。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與此相異。並錄于兼變中。既無表證。一係虛寒者。隨宜爲治。如乾薑附子湯。扶苓

四逆湯。芍藥甘草附子湯等證是也。

上二方證。從無確解。柯氏分爲續命。實似叶當。其云有發陽救陰之異者。恐不然也。今玩文勢方

意。以應測之。其病輕而來急者。屬乾薑附子湯。何則。晝日煩躁不得眠。比之躁無暫安時之孤陽絕陰。有夜而安靜之異。況未至厥逆。其方亦藥單捷而劑小。蓋單味則其力專一。可以奏效于咄嗟。而劑小則不足以對大敵矣。其病重而來緩者。屬茯苓四逆湯。何則。云病仍不解。蓋是緩詞。其方亦藥重複而劑大。蓋重複則其力泛應。少直搗之勢。而劑大則可以迴倒瀾矣。芍藥甘草附子湯。互舉于兼變中。又甘草乾薑湯。爲虛寒輕證。亦列在兼變中。○茯苓。前篇稱爲益陰。應謂參利之品。恐無其功。蓋脾胃喜燥而惡溼。其燥必緩。陽氣以旺。其溼必冷。陽氣以衰。水穀凝滯。津液不行。苓之參利。能去水溼。此所以佐乾附。傳變無專表寒者。傳變必經表熱。直中麻黃附子證。或差其法。必爲裏寒。如太陽中篇四逆湯證是也。此條。周氏注爲優。又曰。若不差。必會服汗藥矣。亦似是。蓋雖列太陽中。實係少陰。顯是其初發熱頭痛。脈反沈者。麻黃附子二湯。所宜酌用。而醫失其法。故至身體疼痛。其證殆與附子湯相同。而用四逆者。或是以其既經誤治。陽虛甚。而更有厥冷等證耳。三陰無頭痛。是就經絡而言。戴原禮既辨其非正法。頭痛固有因陰寒上沖者。此即是已。又其上條四逆桂枝先後證。謂表裏異病者。此條。謂虛寒似表熱者。其意互發。陽明篇小柴胡。要之至病重者。則直中傳變證治無二。俱皆以脈微細沈。心煩欲寐。自利而渴。此渴爲津脫之故。程氏謂上熱者。誤矣。厥冷外熱等。爲其正證。而四逆湯以溫經回陽。實係對治。本病僅以脈微細但欲寐爲提綱。四逆所主。於本篇。則唯是張沈。與兩上有補諸方之祖。其爲少陰正治。誠不待辨焉。○陶隱居曰。附子爲頭若千枚者。去其重一等者。皮畢。以半兩準一枚。按半兩。充今一分七釐四毫。比他藥味輕。陶說可疑。其重一等者。通脈四逆湯證是也。下利甚者。更溫其內。白通湯證是也。而重一等者。加猪膽人尿。加猪膽湯。成氏注以反治。非是。蓋加猪膽之意。通脈四逆加猪膽湯吳氏注。尤爲切實。其用尿者。亦可類推。又猪膽汁。或急難難辦。所以有若無膽亦可用之語。不必所重在人尿也。○陶隱居曰。蘇白。葱白。除青令盡。此少陰病要領也。四逆變方。更有如當歸四逆湯之兼滋養。通脈四逆加猪膽湯之兼和陰。四逆加人參湯之兼救胃。皆在本病亦可酌用也。此他有兼水氣者。眞武湯證是也。此條既曰自下利。而又曰或下利。疑脫

意重複。中西惟忠曰。或字下。疑脫

不字。此說是。曰小便不利。曰或小便利。其例一也。○程知論附子有兼寒逆者。吳某黃

生熟。本于張兼善。蓋此方證。不似四逆證之陽脫。故附子應用。有兼寒逆者。吳某黃

湯證是也。發死二字。不獨形容煩躁之狀。與奔豚病。發作欲死復止。同類例。陶隱居曰。吳

某黃一升者。五兩為正。○附後。漢卒脈上氣。淹淹欲死。此謂奔豚病。於本方。

去大棗。加桂。半夏。甘草。千金。名奔氣湯。千金。吳某黃湯。治胸中積。有大腸滑脫

者。桃花湯證是也。按裏寒便膿血之機。蓋自下利數日。大腸滑脫。氣益內陷。血隨下溜而來。

恐無其理。又便膿血。非真有知腸澼之膿血。蓋腸澼與血同出者。畢源病候。有

則有變為陽者。或自表寒。此出難。蓋表寒而陽證于裏之人。其始得邪。為直中輕證。

子瀉心傷。固為表陽虛。而裏有熱者。其機與此相近。聖首見數人。冬月薄衣犯寒。始得

裏寒。亦出難。蓋病未滿。而溫補過甚。或陽既復。而仍用薑附。遂生熱者。是也。孫兆曰。

而熱蘊于表裏者。四逆散證是也。此證不用小柴胡者。以其虛。非枳實芍藥。不能開

胃者。何啻少陰變來。其揭于本。胃家熱實者。大承氣湯證是也。邪雍有初與四逆。後

云。即此也。以愚例之。此證自表寒變來者為多。如裏寒者。政使溫補太過。恐不感變為胃實也。

周氏曰。自利至清水。而無渣滓。明係旁流之水可知。痛在心下。口且乾燥。其燥屎攻脾。而津液

盡。又可知矣。故當急下。以救陰津。此解頤要。中西雜處曰。自。飲熱相併者。猪苓湯

證是也。更出兼變飲。熱併血分者。便血及便膿血可刺證是也。熱在膀胱。即熱結

言。即入。而寒便變熱。及始寒而終熱者。其言雖是。猶未明也。如注家傳經熱邪之說。則經義既辨其

誤矣。或以為本為熱證。本係陽病。不必自變成。以其相似。仍對示之耳。然以承氣三條言。有變

之。如口渴咽乾。自利清水。猶可云爾。至腹脹不大便。則少陰證有此證。其說不可從。有變

而孤陽上燔者。如心中煩不得臥。咽痛咽瘡。並係上焦燥熱。故黃連阿膠猪膚苦酒諸湯。皆爲潤注。蓋病既涉厥陰者也。

此實懸料之言。然此諸方證。皆以獨爲主。不似變陽諸證之必要清涼。

者。知是亡陰虛燥。稍近厥陰矣。醫學讀書紀曰。少陰陽虛。汗出而厥者。不足慮也。若并傷其陰則危矣。是以少陰厥逆。舌不乾者生。乾者死。斯言稍是。然似不知少陰之變爲厥陰者矣。黃連阿膠湯。與梔枳一類。然此以潤爲主。蓋以非邪熱壅鬱故耳。程氏曰。少陰之有咽痛。皆下寒上熱。津液搏結使然。無厥陰撞氣。故不成痺。但視氣勢之微甚。或瀉或解或溫。終不用苦涼藥。此說頗當。蓋治咽諸方。更是治標之法已。又勞瘵病極爲咽痛。其理則一。徐大椿注苦酒湯曰。疑即陰火喉癰之類。爲當。○猪膚。諸說不一。按儀禮聘禮。膚鮮魚鮮。脂設屬鼎。注曰。膚。豕肉也。唯薄者有膚。疏曰。豕則有膚。豚則無膚。故士喪禮。豚皆無膚。以其皮薄故也。又禮記內則疏曰。麋膚魚醢者。麋膚。謂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醢配之。今合攷之。則膚是爲肉之近外多脂者。古義了然。無庸別解矣。又錢氏。以熬香墨猪膚。誤。○苦酒湯。刀環。刀。即古錢。今猶傳世。其形狹長。柄端有環。以安錠卵。甚適好。

述厥陰病

厥陰病者。裏虛而寒熱相錯證是也。其類有二。曰上熱下寒。曰寒熱勝復。其熱俱非有相結。而以上熱下寒爲之正證。提綱所揭。其義可見也。蓋物窮則變。是以少陰之寒極。而爲此病矣。

其機既詳于少陰中。

然亦有自陽變者。少陽病誤

治。最多致之。以其位稍同耳。

少陽邪壅胸膈。本病熱在上焦。何氏曰。少陽咽乾。即厥陰清陽之機。胸膈苦滿。即氣上撞心之兆。心煩。即熱之初。

不欲食。是饑不欲食之根。喜嘔。即吐衄之漸。故少陽不解。轉屬厥陰而病危。厥陰病衰。轉屬少陽。而欲愈。如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不欲食。至數日。熱除欲得食。其病愈者。是已。此說檢當。蓋平素陰虛。上盈。更有自陽明病過下者。開于陽明病中。又麻黃升麻湯條證。明係下虧者。多變厥陰。知陽證過下。變爲厥陰。蓋彼條。其方可疑。其證不可疑矣。其爲證也。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者。上熱之徵也。

氣上撞心者。邪火上迫所爲。心中疼熱者。機機之甚也。饑而不欲食者。以熱壅上焦。故腹中雖饑不欲食。瓜蒂散證。亦有饑不能食。蓋從與熱。其因

雖異。其情則相似。

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者下寒之徵也。

下寒。謂中下二焦。楊氏所謂。熱在上焦。而中焦下焦虛寒無熱。

耳。是也。金匱溫病。有丹田有熱。胸上有寒之語。先君子讀易寒熱字。為之說曰。果源。有冷熱不調候。云。陽分於上則上熱。陰分於下則下冷。而無上冷下熱之證。其故何也。蓋火性炎上。水性就下。病冷熱不調。則熱必浮于上。寒必沈于下。是以無下熱上冷之候也。凡誤下之證。下焦之陽虛。氣必上逆。則上焦之陽。反因下而成實。以火氣不下行。故為上熱下冷之證。此言誠發本病之理。故今更於于慈。又徵南衛生方。載李時珍虛癰論云。余觀嶺南瘴疾。雖或不一。大抵陰陽各不升降。上熱下寒者。十蓋八九。凡人之身。上焦屬丙丁火。中焦屬戊己土。下焦壬癸水。上固常熱。下固常冷。而又感此陽虛陰盛不和之氣。自多上熱下寒之證也。此亦一理。仍附存之。是寒熱二證。一時併見者。故治法

以溫涼兼施為主。如烏梅丸實為其對方。

吐衄之機。從欠詳釋。以意揣之。就寒就溫。故上入其陽。就在陽。故心煩。然

弱上非就宜久留之地。故旋下于胃。故須更復止。胃陽無權。難得食從胃濁。故嘔。而就亦隨動。故又煩也。就胃食臭出者。言就為食入。而不安其所。復出上膈。乃勢不得不從嘔而出。此所以其人當吐就也。再按得食。似非謂食畢之後。或是及後下。則嘔又煩也。此為就胃食臭。而上出于膈之故。驗之病者。往往為然。上說未必是。然提綱有食則吐衄之語。始附存之。○陶隱居曰。椒。去實。於鏡中微熬。令汗出。則有勢力。又當歸。本草稱溫中而古方多用散寒。蓋此方所用。乾亦取溫散。且本病虛燥。特用薑附。殆畏其燥。故更配參歸。是潤養之功。亦自寓其中矣。乾

薑黃芩黃連人參湯亦宜適用矣。

此條不必謂本病正證。然其方固清上溫下。故用治本病。屢見應驗。喻氏曰。本自寒下。是其人之平素胃

寒下利也。張氏曰。本自寒下。其人下虛也。並似未穩。要其病脫不得強解。然大旨不過本是胃虛。過熱。醫誤吐下。故熱搏于上。而冷甚于下也。醫復吐下之。復。當為反義。黃元御曰。本自內寒下利。醫復吐下之。中氣愈敗。寒邪阻隔。胃氣更逆。脾氣更陷。吐下不止。若食方入口即吐者。是胃虛虛寒。而上焦有熱。宜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乾薑。人參。溫補中脘之虛寒。黃連。黃芩。清泄上焦之虛熱也。此說稍妥。又黃仲理曰。經胃之初。亦可用止逆而和中也。河氏曰。凡通家夾熱者。不利於香砂枳實。服此方而晏如。○更有上熱下冷輕證。出兼變熱證。又帶下旁瘳瘳等。其病之極。為上熱下冷者。多難治。寒熱勝復者。其來路大約與前證相均。而所以有勝復者。在

人身陰陽之消長與邪氣之弛張耳。

本第九條。汪氏注。以寒熱勝復證。分為自愈。陽脫。陽復不及。陽復太過四等。殆為詳駁。魏

氏則極程氏勝復之說。多見其不知量矣。張兼善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此陰陽推遷。必然之理也。易云。窮則變。窮者。至極之謂也。陽至極而生陰。故陽病有厥冷證。陰至極而生陽。則

傷寒論述義卷三

丹波元堅 學

述合病併病

合病併病者。表裏俱病。是也。方其感邪。表裏同時受病者。謂之合病。表先受病。次傳于裏。而表邪猶在者。謂之併病。合病則劇。併病則易。此合併之略也。此本于成氏。諸家所論。多失穿鑿。徐大椿曰。同起者。爲合病。一經未罷。一經又病者。爲併病。亦爲約當。張介賓曰。今時之病。則皆合病併病耳。可謂概論矣。合病

總有四證。曰太陽陽明。曰太陽少陽。曰少陽陽明。曰三陽。是也。太陽陽明者。熱盛于表。而勢迫及裏。裏氣擾動。下奔則利。上逆則嘔。治發其表。則裏

隨和矣。此證蓋不實。實候見者。其稱陽明。唯是指裏氣擾動而言。方氏曰。不下利。乃對必自下利而言。兩相反之詞。所以爲彼此互相發明。斯說似妥。又此病邪熱頗劇。裏氣隨擾。蓋自非表實。不至如此。是以不用桂枝湯。或下利。或嘔。氣機稍從內而泄。是以不用麻黃湯。是以特有取于葛根乎。○汪氏曰。成注。裏氣虛。即爲不泄。不可作裏虛看。又曰。成注云。裏氣上逆而不下者。但瀉而不下利。更有喘而胸滿者。亦不過表實裏壅也。中西惟忠曰。此雖邪實于胃。先發其表。熱從下泄者也。存參。太陽少陽者。太陽爲輕。而少陽爲重。故治取清熱通壅。蓋此證柴胡者。以病勢下迫。邪不必盡本位。多用芍藥者。亦取通壅也。陽明少陽者。少陽邪輕。而陽明病重。所以下利

者。猶是熱結傍流。故治宜快藥。攷經文。似不必主大承氣。然此三證者。兩位之明證。斷爲其所對。爲當。此三證者。兩位之病。不相均齊。故施治責其所重也。軒邨曰。疫毒病證治。不外于合病下利之機。善其經。則不假他求。而左右逢原。此言誠發千古之秘。

蓋本病亦發疫瘧之理。則其義更昭矣。唯合病必更有數證。今大抵以下利爲的。愚未達其故。且俟後效。

三陽合病者其證有二其一。周身熱熾邪聚于陽明者爲多。故主以白虎。陽明實所揭是也。其一。邪聚于少陽者爲多。

少陽篇所揭是也。此說本于尤氏。曰。此條。熱之聚於少陽者。視太陽陽明較多矣。設求治法。豈白虎湯所能盡哉。致錢氏主以白虎。故尤有斯言。愚意恐是小柴胡加石膏所宜也。又風溫。與此二證相似。詳見彼條。此他。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與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證候恰

合。而實係三陽合病。據其脈候。則專于表者也。陽明中風。脈弦浮大。亦是

三陽合病。而殆專于少陽者也。此合病要領也。素問所謂兩感。即三陽合病已。朱氏以太陽中風四逆桂枝條附。誤爲

說。殊覺深奧。故劉完素三陰病。則其機雖各異。而其位相同。此所以無合病也。

羅氏曰。三陽皆有合病。惟三陰無合病。此併病。僅有二證。曰二陽。曰太陽少陽。是

也。二陽者。太陽病發汗不徹。邪氣進入陽明。而表證仍在者矣。治法先解

其表。表解已而攻其裏。此條稿有所致。今陳于左。曰。此當作三證看。蓋示二陽併病。其

者。故須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三句。是一證。此表熱鬱甚。故裏氣益壅。相併以爲面赤。陽明

篇所謂面合赤色者。即一類已。然此他見證。必有數端。殆意寓言外也。裏法。陳廉丘張苗並謂連

發汗不出用之。是在汗法中最緊。乃其病之重可見矣。若發汗不徹。至條末。是一證。此比前證稍

輕。不足言。猶未至言。與腹滿不減。減不足言同義。此三字。當接下文爲十字一句讀。上文在表

二字。玉函作不得越。以可互證。但煩躁之狀。似病稍重。然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恐未必煩躁躁擾

之類。當瘧一人。失汗表鬱。兼以胃實者。胸腹攪刺。走注不定。正與此證吻合。汪氏曰。短氣者。邪熱壅而氣促急也。但坐者。不得臥也。汗出不徹。營氣不得條達。則脈壅。條達以壅脈爲血虛解。大誤。此說是也。此三等證。驗擬其方。則小發以桂枝。解之。據程氏用大青龍。發汗。據羅氏以麻黃而可歟。如陽明篇之桂枝麻黃二條。及桂枝承氣條。亦是此證。其治則先表後裏之法也。太陽少陽者。其二條俱用刺法。而其一條爲誤下結胸。然如

柴胡桂枝湯實其正方。而柴胡桂枝乾薑湯其有所兼者也。少陽與陽明併病。則無見其稱。然大柴胡湯爲其對方。而柴胡加芒消湯其奇治也。如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云云。小柴胡湯證亦卽是已。此條是胃實。而邪猶存少陽者。其次條。是少陽而似胃實者。兩條對示。乃與太陽中篇四逆條同例。此併病要領也。三陰無併病。理同合病。唯如太陽厥陰之桂枝四逆各施。及太陰之桂枝證卽是表熱裏寒相兼者。殆併病之變局乎。鄭瑞友全嬰方論。論病有半陰半陽合病。卽言寒熱相兼者。○按表裏兼證之治。表熱裏寒。則先裏而後表。何也。先實裏者。恐脫候後至。邪亦從陷也。裏既實。而從事于表。亦不爲遲。設先救表。則虛耗之陽。隨汗益奪。豈望邪氣外散耶。表熱裏實。則先表而後裏。何也。先攻表者。恐表邪併入。裏熱壅重也。表既解。而從事于裏。亦不爲遲。設先攻裏。則胃空邪乘。益爲壞病。豈望邪氣內解耶。此仲景之明律也。○六病正證之外。有表裏兼證者。如葛根芩連湯。五苓散。桂枝人參湯等證。其類甚多。然正證之併病。仍不列于此。

述溫病風溫

溫病者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證是也。卽陽明病之一證。此病。前注爲內經溫病之義。固有謂爲白虎證者。微與彼強合。特王氏何氏以爲傷寒中之一證。惜辨微不嚴。今因廣其說曰。內經所謂溫病者。冬傷於寒。寒邪內伏。得春溫而方發之謂也。本經三陽三陰。及中風傷寒等。其名則取之寒。而其證則自異。豈特至溫病。既取其名。又併其證而取之乎。況全經本不有從時分病之說。則仲景所謂溫病。爲傷寒中之一證明矣。且其證與傷寒。以先熱後寒爲溫病。而仲景則以身無寒但熱爲溫病。以其有骨節疼痛。故加桂枝於白虎湯中。以清裏發表。可見溫病之溫。與傷寒之溫。均是熱感之謂矣。溫熱互稱。猶冷與寒。寒問。春必溫病。蓋傷寒疾病尺膚。作春必生溫熱。太素。作春乃病熱。又經熱病論。其首節。說病溫陰陽交。而倉公傳則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又刺熱病有五十九穴。而叔和則曰。治溫病刺五十九穴。許氏說文曰。熱溫也。並可以徵焉。此條冒頭三字。蓋揭示來路者。曰渴。曰不惡寒。俱是表解而裏熱之候。則發熱。其初太陽病之熱。而今爲陽明蒸蒸之熱。然則與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有何差別。愚故以爲溫病卽白虎證之稱謂也。○溫病條列之太陽者。亦猶小柴胡之例。然其非表證。而微在篇首者。豈收和緩五十八難。徒執其名。以與中風傷寒。相爲排比者歟。傷寒例第一節。排列傷寒溫病暑病等。其意可知矣。愚固不欲續撰次之得失。特於此條。則不

無疑也。其來必自太陽如少陽。其自少陽。所謂服藥胡傷已渴者。寫有其義。大抵白虎證。經所云。恐其機也。然亦未能無因誤治而致者也。而毒邪暴進。直陷入裏。內灼外熏。勢如燎原。故其脈浮滑洪大。

吳晉彙講。結雪曰。傷寒既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表之熱寒之用。裏之寒熱之體。言熱病本於寒。寒既病而為熱矣。則體用皆熱也。儀之文法如此。是說蓋本諸方氏。又活人書。改作表裏有熱。而郭氏從之。汪氏亦曰。斯言乃為定論。然未免隱見。又黃氏據林氏。更有詳論。文辭不錄。其證蒸蒸發熱。自汗出。心煩大渴。

白虎加人參湯。及五苓散條。所言煩渴者。余自餘諸條。蓋煩而渴之謂。成氏以為熱渴。似不妥。舌上乾燥。欲飲冷水。然不有燥屎搏結。唯是胃家焦燥。因立白虎湯。以清涼之。

愚嘗謂此湯妙在粳米。何也。凡干胃者。莫如米穀。今用極不慣者。故配以極慣者。使其不壞中土。如竹葉石膏湯。橘花湯之類。厚朴麻黃湯之小麥。滑石礬石散之大麥。皆是也。詳義二拙著藥治通義第十卷。又石膏一斤。碎下。當補湯裏二字。厥陰篇方中有之。陶隱居曰。凡湯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搗之如粟米。亦可以葛布篩令調。並以新綿別裏內中。如其自太陽誤汗吐下。

而加液乏者。加人參以滋養之。或曰。加人參湯證有二。其一。本方證。而更液乏者。傳之。未知是否。又千金外臺加人參諸條。一用本湯。恐非是。但白虎脈證。略于本湯。而反詳于加入參湯。殆不無疑也。○太陽上篇加人參條。汪氏曰。此條當是太陽證罷。轉屬陽明之證。其不入陽明篇者。以其服桂枝湯後之變證。且與上條。脈證相同。但加煩渴。用藥異。前賢著書。欲使後學悉心體認。設其失治。則胃津枯竭。遂不可救。其變或為胃實。而不敢為陰證也。

白虎承氣之別。在實之有無。則似不宜變為彼證。然在今驗之。往往有之。況三陽合病。既有腹滿微結。則風溫者。溫病之類證也。據脈陰陽俱浮。則似表有邪者。其理可見也。

證與三陽合病相近。治法亦恐白虎所宜也。此條難解。程氏注於文理為順。然愚竊謂。恐不更至陰陽俱浮也。成氏以為傷寒發汗之後。方知其風溫。是似於病理為順。今就其義。別發一說。此言太陽病發汗。當解不解者。不特表有邪。而裏既有熱。其稱之風者。蓋風家風溫之風。即表有邪之謂。然則風溫為溫病之兼表者。故一條中併論之。然不言汗後知之。自有得處。故下文先揭風溫為病一句。而盡其證。若被下。若被火。從程氏。則是係溫病誤治。從成氏。則是

有腹滿微結。則風溫者。溫病之類證也。據脈陰陽俱浮。則似表有邪者。其理可見也。

係風溫證治。未審何是。又或氏曰。先會被火爲一證。若更以火熨之。是再證也。蓋本于玉函。程氏則以若火熨之。膠爲體如煙熏。故以一證再證。爲汗下等之誤治。又任氏疑小便不利字。然太陽中篇。有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之文。蓋同例也。又此病。謂與三陽合病相近者。何也。彼曰脈浮大上關上。此曰脈陰陽俱浮。彼曰若自汗出者。又曰目合則汗。此曰自汗出。彼曰身重難以轉側。此曰身重。彼曰但欲眠睡。此曰多眠睡。鼻息必鼾。彼曰口不仁。此曰語言難出。彼曰遺溺。此彼下曰失溲。但彼兼胃實。故有腹滿譫語。其他則證證相合如此。殆一病而異其名者耳。義出盡見。於錄後證者。○總病論。病人素傷于風至醫殺之耳。本出玉函。誤經不可發汗病中。風濕之爲病云云。全取千金方。但千金。作溫風之病。溫風二字蓋錯。

傷寒論述義卷四

丹波元堅 學

述壞病

壞病者。誤治之後。陰陽無復綱紀。證候變亂。難以正名。名是也。果源。有時氣敗候。曰。此謂病後餘毒未盡。形候變轉。久而不痊。陰陽無復綱紀。壞病之義。得之益明。蓋壞。崩壞也。證候變之壞。不得言之壞。其證候變亂。難以正名者。不得已姑以壞病命之。非有他意。方氏曰。血氣既壞。張志聰曰。自敗曰壞。一說爲失。方氏又曰。壞。言證候變治而不愈。此亦不妥。一誤亦爲壞病。不必歷遍諸治。玩三若字自知。程氏柯氏所解極是。志聰又曰。已發汗則肌表之邪已去。此語亦有病。發汗違節。亦爲壞病。且壞病中。有表證在者。如桂枝加附子。去芍藥之類。是也。○少陽篇壞病條難解。脈沈緊。金鑑改作沈弦。然沈字途不通。尤氏有說。亦欠憑貼。不錄。其揭證語一證者。豈唯謂邪傳入裏者乎。然從果源創證語二字。義似檢勝。柴胡證罷。似指小柴胡證罷。不必柴胡證方不可用也。或得之誤汗。或得之誤下。或誤吐。或溫鍼。而營衛乖錯。邪熱沈漬。或著上焦。或迫血分。或陽氣虛。或陰液竭乏。或水飲相搏。或溼熱內蒸。劇易緩急。種種不同。皆是因素稟強弱。宿疾有無。與誤逆之輕重。而有異已。所謂汗後之汗。漏動經。胸滿悸。築下後之結胸痞。輒協熱下利。吐後之內煩吐食。火逆之驚狂奔豚之類。其證多端。不勝枚舉。今就其情機。爲之區辨。併諸兼證。以述于後。故茲不得詳也。

喻氏曰。陽明何以無壞病邪。曰。陽明之誤治最多。其證固當辨別。但不得以壞病名之也。蓋使汗下燒鍼。其病亦止在胃中。原有定法可施。與壞證無定法之例。微有不當。錢氏曰。六經之中。仲景獨以陽經之太少爲言者。蓋以在表之誤治居多。在裏之誤治少也。且二經之表裏證實。疑似多端。難於察識。其誤治獨多。變逆尤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特

之。不得以汗後亡陽一證偶同。此說出生薑瀉心湯下。殆覺精鑿。內經希哲有三焦各有陽虛有陰虛之論。蓋本此。有平素液少不可徑汗者何

蓋其人縱有可汗之證。倘平素血液虧乏者。要須顧慮。放膽施治。必致變

敗。如身疼痛尺中遲。即其明律也。柯氏曰。脈浮緊者。以服法論。當身疼痛。宜發其汗。然寸口雖浮緊。而尺中遲。則不得據此法矣。尺主血。

血少則營氣不足。雖發汗。決不能作汗。正氣反虛。不持身疼不除。而亡血亡津液之變起矣。此解亦均屬。如禁汗六條俱係驗之宿疾之

法。咽喉乾燥。上焦液少者也。咽燥。津液上潮之道路。人會有其故。如金匱所載。肺痿所因。乾燥益甚。為欬。為咽痛。乃為乾燥。錢氏專屬少陰。似均。尤氏曰。若強發之。

為吐瀉血。無所不至矣。淋家。下焦津乾者也。成氏曰。膀胱裏熱則淋。反以湯藥發汗。亡耗津液。增損（一作益）客熱。膀胱虛

燥。故小便。瘡家。軀殼血乏者也。瘡家。蓋謂金瘡家。此種瘡血乏。其得傷寒。倘遇汗之。筋脈益燥。益為痙病。與破傷風。其由稍異。但下條有亡血家。

乃似相類矣。然金匱亦有亡血與身有瘡對待者。亡血。言血從內亡。此血從外失也。致瘡。古瘡癰之義。說文曰。刃。傷也。从刀从一。創。或从刀。倉聲。大徐曰。今俗別作瘡。非是也。據此。

平脈法。以手把刃。坐作瘡也。金匱。若身有瘡。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並可與本條互觀矣。瘡雖古亦或用創字蓋假借也。衄家。血燥于上者也。張愈

允氏以為寸口。亡血家。血亡於內。而外隨虛者也。張志聰曰。此言吐血便血。及婦人崩淋。亡血者。是。又下後發汗。振寒振微細。

其機相。汗家。液竭於表者也。張志聰曰。夫汗家則虛其水穀之精矣。中焦之津液。入心化赤。而為血。下挾膀胱。而運行於膚表。水穀之津液虛。而重發其

汗。則上動心主之血液。而恍惚心亂矣。下動膀胱之所藏。則小便已而陰痿矣。此方失傳。或有記

合。又伊澤信恬曰。此條。致前後諸條。亦係禁汗之例。不須自主一方。蓋與禹餘糧丸數字。衍文也。有誤。

此六者。血液所虧之處各異。故過汗之變。亦各殊矣。蓋此諸證。皆

陰虛陽亢。劇則必益燥熱。不敢變為陰矣。但液少之人。其得表證。倘不發

汗。恐無邪解之日。乃當別設關防。是在活通已。任氏所撰諸方。小建中湯。黃耆建

中湯。葛根湯。亦似當。致外臺。范汪論。黃帝問於岐伯曰。當發汗。而其人適失血。及大下利。如

之何。岐伯答曰。數少與桂枝湯。使體圓氣聚汗續出。連日如此。自當解也。今更審經文。有麻黃

俱虛。而其病頗重。既變少陰。治宜急救。故單捷之劑。以雙補之。如桂枝加

附子湯證。汗多亡陽。筋脈津燥。其表未解。脫勢亦劇。故用此方。復陽斂液。

留漢。治產後榮血虛損。汗出日夕不止。形體困急。附子湯。於本方。加生乾地黄。形如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

新加湯證。亦是汗後虛燥。其邪已除。脫勢稍緩。故治取漸救。新加之名。注家多費曲解。特釋

氏曰。新加入參。而倍薑芍。因知新加字。專爲人多而言。蓋芍藥本方固有。而人參本方所無。故

彼但言加。此言新加。以爲其別也。山田正珍說亦然。或執桂枝加大黃湯。以駁此說。則拘矣。

此二方並亦雙補。而專救陽者也。如大青龍湯之逆二證。俱不出桂枝加

附子。芍藥甘草附子湯之法。而厥逆筋惕肉瞤。乃其重者也。此與真武證。其機似不同。如

張介賓法。則六味回陽飲。爲其對治矣。如脈浮數下之。身重心悸證。即誤下致虛。與過汗同轍者

也。經氏曰。津液下奪。則機關不利。故身重。津液下奪。則不能上奉。故心悸。所持表氣未虛。津液不至全亡。只是要利之。蓋陰生於陽。陰液耗者。陽氣必不可重傷也。表裏實。則津液自和。不遇發正而邪自除之意。按如太陽病。先下復發汗。因致冒證。其病本輕。故汗

下失序。而氣血俱虛矣。此條。爲汗下先後之例而設。以應前之。此本條有表裏證。當以裏

亦似表裏之熱。從汗下解。乃知其病俱輕。但如下後發汗。小便不利。是幸不至變壞

者也。此等證經雖治。能無他變者。其人胃氣本強也。○下後發汗。如汗吐下後自愈者。

亦不甚虛。且邪既清解。所以勿藥也。汪氏曰。此亦是當汗而汗。當吐下而吐下。故有

軒師曰。此條與辨脈法相發。云。病有不戰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脈自微。此以曾經發汗。

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內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是也。且下條亦云亡津液。則亡血。是陰失血之謂。而亡津液。則汗吐下亡血之謂。亦通。有汗下失度。胸中陽虛者。何如桂枝去芍藥

湯證因誤下胸虛邪氣乘入以爲胸滿故去芍藥然表邪猶在故用桂散表亦扶其陽虛稍甚者加附子救之

脈促者以邪著在裏乎金匱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桂枝去芍藥加麻黃細辛附子湯主之。又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治肺癰吐涎沫並與本方同連。蓋芍藥腹滿用之而胸滿忌之者以其味酸壅滯乎。尤氏曰去芍藥者恐酸寒氣味足以留胸中之邪。且芍藥桂枝之性也。近是。〇微惡寒。千金裏亦脫惡字。致此證上篇末條中亦有之。乃似陽虛之驗。然未審何故。金鑑曰當是汗出微惡寒若無汗出二字乃表未解無取乎附子也。此說不必。

如桂枝甘草湯證是過汗胸虛然其邪既解虛亦爲輕故治宜小方而師試令飲條其病加重者也

成氏曰發汗多亡陽。胃中陽氣不足者。病人手又自冒心。知陽氣虛明矣。耳聾者。陽氣虛。精氣不得上通於耳故也。按靈樞快氣篇曰精脫者耳聾。見外證。知陽氣不足也。又試令飲而不即效者耳聾也。知

也此數下胃虛邪氣內陷協熱下利故治取雙救蓋殆欲屬陰者矣

熱利及陽明篇協熱便膿血並似言裏熱與此條異義。傷寒例內虛熱入。協熱利。亦然。〇此方桂枝湯後發。猶是附子瀉心湯。附子後內之意。與他桂枝諸方其例自異。徐大椿說爲勝。

有誤下下脫者何如赤石脂禹餘糧湯證是也此二三下之下焦不約以

爲瀉利故治取收瀉桃花湯之類證也

程氏曰下脫上結。理中反成堵截。上下二焦無由交通。所以利益甚。錢氏曰謂之益甚者。言藥不中病。不能止而益甚。非理中有所妨害。而使之益甚也。按錢說似優。要之此條設法藥病。就變示例。言誤下之後。下利不止者。有冷熱不調。宜用瀉心者。又有胃氣虛寒。宜用理中者。又有下焦滑脫。宜用收瀉者。又有發利不嘔。宜用瀉利者。證有數等。不可一概也。〇此方分溫三服。本草圖經引。作分再服。似是。

有大邪已解胃虛生寒者何如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證汗後胃寒虛氣壅滯者也

此證不必有停飲。其用半夏。蓋猶扶苓四逆用扶苓之意。如千金大半夏湯之類。溫性寒脹諸劑。皆自此方脫胎。〇雖

暑管廣方。厥中丞郭中妹十歲。病腹色不變。按之而大不陷。心腹下痞滿。得之因取轉數多。病已月餘。兆據甲乙經云。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脹然不堅。遂與仲景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小其服。凡經二十日。腹脹而已。如病人脈數而反吐證。

汗多胃虛氣逆者也。如病人有寒發汗吐衄證。宿寒爲陽虛而加者也。

此證必宜邪解。姑列于斯。蓋素有寒人。偶得外感。宜用桂枝人參湯。及桂枝湯加乾薑之陰旦陽之類。○玉函辨發汗吐下後病中有一條。曰。發汗後身熱。又重發其汗。胃中虛冷。必反吐也。千金翼同。胃中。作胃中。疑是經文之遺也。

如差後理中丸證亦胃虛寒者也。

差後諸證。皆與此證相似。斯舉其概。下仿此。 蓋此諸證尤與太陰少陰相近似焉。

有大邪已解胃虛生熱者何。如太陽中篇誤吐兩證俱胃中液燥虛而生熱者也。

錢氏以腹中氣。口不能食。及不喜糜粥。飲食冷食等。爲胃冷所致。恐不然。則胃氣反逆。似拘。○此證蓋橘皮竹茹湯。或千金竹葉湯之類。所宜取用。如單從隨飲。恐不相對。

如差後竹葉石膏湯證病後胃液不復虛熱上逆者也。

熱鬱

熱鬱者邪熱入裏不與物相得唯鬱著各位者是也其證不一有表未解

膈有熱者有表既解熱灼膈間者有心下熱結者有腸中熱壅者皆是少

陽之類變爾蓋熱偏在一處故不耐白虎之大寒且其無所得亦非吐下

所適是以制苦寒之劑而爲之治矣更有上熱下冷輕證併隸于斯

有表未解膈有熱者何如葛根黃芩黃連湯證是也此表未解故汗出熱犯

上焦故喘

言喘而汗出。其汗似爲喘而出。然推其病。恐不然。 且熱勢併及經下之胃故利遂不止所以

煩嘔逆。刺如得果。寒熱相搏。故令喜煩。七物黃連湯。於本方。加茯苓。芍藥。小麥。聖濟。治胃實熱。煩渴吐逆。葛根湯。於本方。去黃芩。加半夏。生薑。竹茹。有表既

解。熱灼膈間者。何如。梔子豉湯證是也。太陽病誤汗吐下。邪氣乘入。或陽

明病下早。熱逆于上。俱能致之。蓋不比結胸之邪藉物實。實是邪熱熏灼

上焦者耳。其爲證也。曰虛煩不得眠。此其輕者也。虛煩之虛。恐非陽虛之義。蓋是心腹無實結之謂。即對結胸及胃

實之煩滿而言。厥陰篇。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條。何氏注甚晰。此證鬱約猶輕。故未至懊憹也。曰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此其

重者也。張錫駒曰。即不得眠之甚。而爲之顛倒反側也。按心中懊憹。爲鬱敗正證。陽明及結胸。並亦有之。然別有真偽。曰胃中空。此其鬱稍

甚者也。徐大椿曰。煩熱且窒。較前虛煩等象爲稍實。按上條言發汗吐下後。此條言汗下不言吐。想吐最虛實。故吐後邪陷。則不至此鬱甚乎。否則承上而省文也。○煩熱。即虛煩不

得眠之互詞。致煩。本熱因之義。故三陽皆有煩者。又假爲苦惱難忍之貌。如虛煩煩之煩。是已。如少陰厥陰之煩。亦是也。成氏誤以煩熱爲表熱。以煩熱爲熱證。至閔氏明理論鬱熱。則引就厥之

煩。以駁成氏曰。煩者。不能安靜之狀。較躁則稍輕。爲。可兼寒熱而論云云。其說頗辨。然證未爲當。曰心中結痛。此其鬱最甚者也。徐大

權曰。結痛更甚於窒矣。按此以天下邪滯聚胃。故爲結痛。其不言汗吐者。以吐最虛實。發汗亦有外證之意。故不至此鬱甚乎。否則亦是省文者也。又此證最難於結胸。唯心下硬滿爲分。蓋

輕重雖不同。而情機則無異。故均主梔子豉湯。以涼解之矣。此方。爲涼解實中鬱熱之正劑。梔子

苦寒。能清熱毒。與葛連相近。而服之必繼煩。是以清上之功。最其所長。故以爲君。後人用治實

熱。亦此意也。香豉。本草稱味苦寒無毒。又殺六畜胎子諸毒。金匱治中寒。多用此者。並足以見

其亦爲清涼之品。況其臭烈。促腐味甚。故住梔子之力。久留胸中。是以二味相得。而能爲對證之

方矣。本草豉條。陶隱居曰。好者出襄陽錢塘。香美而饒。然古者臭香互稱。香豉之香。恐非芳香

之謂也。按以臭爲香。訓義反覆用之。見和緩方官注。○抑本湯之非吐藥。既有詳辨。且吐本

實。今此證無物相得實。何用吐焉。是其理最彰著矣。○豉氏黃連解毒湯。爲清熱之神方。實自梔

子豉湯變其煩熱身熱不去。及其外有熱手足溫等。並內熱外熏之候。非表

未解也。此結證。成氏注爲發。宜然。注家或以爲表未解。又以發汗有用豉者。愈以上方爲連發汗。恐不然。至其有兼者。如梔子甘草

致湯證是胃氣不足故少氣也如梔子生薑致湯證是熱迫其飲故嘔也

此與小柴胡之嘔相似。

如梔子厚朴湯證是下後兼胃氣壅滯以爲中滿者也

此方不用鼓者。豈畏其

泥總助

如梔子乾薑湯證是丸藥大下兼中焦生寒者也

此條文略。姑就方意攷之。當是他有胃寒證候。

要邪本不烈。故被誤治。不至大逆。故煩既微。而胃寒亦輕。是以僅須梔子乾薑而足矣。○王氏以丸藥爲神丹甘遂。當攷。

此一證即係虛實之分矣

如枳實梔子湯證蓋梔子厚朴湯之一類也。有心下熱結者何如大黃

黃連瀉心湯證是也此邪熱乘誤下之勢入而著心下以爲痞者唯其無

飲故按之濡然鬱結稍重故芩連之涼兼以大黃而麻沸湯泡用蓋意在

疎泄而不在峻利矣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蓋言此證也。痞證因飲結者。必云痞類。此並云濡。以爲其別。且氣痞

之稱。似言但是熱結。而非飲結。方氏以本方證。大按條後曰。此中上條。言脈以出其治。脈見濡上者。以痞在心下也。以氣痞而濡。所以得也。然痞之類。由熱聚也。故用黃連瀉心之於上。聚雖氣

也。痞則固矣。故用大黃瀉之於下。此說稍允。又成氏曰。以麻沸湯漬服者。取其氣薄。而泄虛熱。尤氏曰。成氏所謂虛熱者。對燥屎而言也。非陰虛陽虛之謂。蓋熱邪入裏。與糟粕相結。則爲實熱。

不與糟粕相結。即爲虛熱。本方以大黃黃連爲劑。而不用枳朴芒消者。蓋以泄熱。非以瀉實也。周氏曰。以麻沸湯漬之。其氣味之出。輕而且活。以大力之體。爲輕清之用。非聖人其孰能之。二說亦似是。○錢氏辨承氣陷胃。

十覆。及此湯之異。當併攷。

如附子瀉心湯證是前證而兼表陽虛者其病表

裏異情故治亦涼溫併行焉

此條。錢氏以命門虛爲說。近鑑。尤氏曰。此即上條。而引其說。謂心下痞按之濡。關脈浮者。當與大黃黃連瀉心湯。

瀉心下之虛熱。若其人復惡寒而汗出。證兼陽虛不足者。又須加附子。以復表陽之氣。乃寒熱並用。邪正兼治之法也。又曰。此證。邪熱有餘。而正陽不足。設治邪而遺正。則惡寒益甚。或補陽而遺

熱。則痞滿愈增。此方。寒熱補瀉。並投互治。誠不得已之苦心。然使無法以制之。鮮不僨而無功矣。方以麻沸湯漬寒藥。別煮附子取汁。合和與服。則寒熱異其氣。生熱異其性。藥雖同行。而功

則各奏。乃先聖之妙用也。此解甚覺精微。又大黃附子湯。寒熱融和。自爲溫利。宜分別看。○中西惟忠曰。此方兼附子。不言水率。疑是脫文。

有腸間熱墜者何

如白頭翁湯證是也。此熱壅下迫，故爲下重。蓋與腸辟同局者矣。先兄曰：白頭翁湯治熱利下重。意在于清下焦之熱。證其壅迫。仍以白頭翁。涼腸熱爲君。秦皮亦清熱利竅。俱合之黃連藥皮。清利以瀉之。蓋熱毒之氣。客于下焦。欲便不能。重滯以迫于後。故其方非治下焦腸胃之比。而往家執若以堅之之語。可謂味矣。

有上熱下冷輕證者。何。蓋上熱下冷。實厥陰之機。然更有未至其甚。猶屬少陽之類變者。此所列是已。如梔子乾薑湯證。是自誤下而變者也。說見于上。如黃連湯證。是從素有之寒熱。而腸胃異病者也。此方。滿心變來。然彼冷熱在一位而相結。此冷熱異其位。故彼則要藥溫涼和。所以再煎。此則要藥涼各別立功。所以後煮而不再煎。尤氏曰：此蓋痞證之屬。多從寒熱中後得之。本文雖不言及。而其爲誤治後證可知。故其藥亦與滿心相似。而多桂枝耳。此說非是。○此方。是常用治霍亂吐瀉腹痛。應效如神。蓋以其逐邪安正。能和陰陽也。

飲邪搏聚

飲邪搏聚者。水飲蓄聚。與邪相搏。是也。大抵其人有宿水。或因邪而發動。或以誤而勢長。更有得病新成者。其停滯多在心下胃脘之分。然泛漫上下。不凝結一處。其類凡四。有犯上焦者。有壅中焦者。有屬表分者。有兼陽虛者。就中節目亦多云。有犯上焦者。何。如小青龍湯證。是表實而宿飲被邪鼓激。以犯其肺者也。何氏曰：水氣蓄于心下。尚未固結。故有或然之證。若誤下。則硬滿而成結實矣。○餘大棗於小柴胡加減法。辨五味子乾薑同用之理。攻吳緩既有其說。並似未盡。又半夏。傷寒令停飲。陶氏有詳說。曰：不謂執人咽喉。又曰：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畢秤五兩爲正。醫心方。引註云：半夏一升。以八兩爲正。小鳥黃曰：以藥升平之。半夏一升。當今二錢三分一釐四絲。五兩。當今一錢七分六釐。陶說似優。如喘家及桂枝加厚朴杏子湯證。是表虛而飲邪相得者也。俱係太陽病有所兼者矣。如麻黃湯。大有體傷。及葛根湯。連綿。其喘俱爲脈證。邪散而喘。

定。故不在此例。如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證。是表既解。而飲熱迫肺者也。成氏以此

根芽連湯相對。為邪氣外甚。非是。蓋此汗出。殆裏熱外熏所致耳。且致其方意。與小青龍加石膏。越婢加半夏。厚朴麻黃等湯。實係一轍。則知是飲熱相連之證矣。注家止為肺熱者。亦未是也。蓋麻黃與石膏同用。則相藉開腠水壅也。○方後。本云黃耳杯。注說難信。或曰。此傳寫有誤。當是本云麻黃湯。今去桂枝。加石膏。如發汗後飲灌而喘。

是新水所致也。注氏又主麻黃湯。亦不確。有壅中焦者。何此證之水多自宿昔。而有太

陽所兼者。有裏熱所挾者。有表裏無熱者。太陽所兼。更有差別。如桂枝加

扶苓朮湯。今刪去桂及白芍。扶苓甘草湯二證。是表有邪。裏有水。然兩者不相搏。唯

飲為邪所動者。而加苓朮證為重。苓甘證為輕。此二證俱無煩渴。即裏無熱之徵。其輕重。則玩本文自知。加苓朮條

無汗證。明理論。以為水飲不行。津液內滯之候。如五苓散證。是表有邪。而熱更入裏。與水相得。或為下

滯。或為上逆。故外有太陽脈證。內有煩渴。小便不利。及水入則吐等候。然

裏重而表輕。故治專利水。而旁發其汗。張浮微熱煩渴。與脈浮數煩渴。及水逆。自有輕重。然其機相同。故其治則一。或曰。五苓

散之證之方。亦猶金匱隨其所得。而攻之之義。柯氏金鑑注。意似然。但未了。又先兄曰。澤瀉行水。與茯苓豬苓相類。然五苓散。用朮與二苓。各十八銖。特至澤瀉。多一十二銖者。何。蓋其質輕滑。

性味俱薄。故多用之。二苓較其力。更能行水。此說確當。又據南衛生方曰。五苓散用桂。正如小

柴胡用人參。大承氣湯用厚朴。備急丸用乾薑之類。欲其剛柔相濟。亦存攻守之意也。故方書謂。

五苓散無桂。及隔半者。俱不可用。近者編家。有去桂五苓散。不知者。為其所誤。如去桂而入參。

却謂之春澤湯。治燥渴有效。此說非也。但本方移治雜病。則桂之用。在溫散。而能助利之力矣。

○陶隱居曰。方寸匕者。作七正方一寸。抄數取不落為度。按據中平三年盧僊銅尺。漢一寸當今七

分六釐。又先友特谷望之曰。白飲。即煮米泔也。齊民要術煮稻泔云。折米白煮取汁。為白飲。此

可以裏熱所挾者。如猪苓湯證。是也。此邪氣入裏。與飲相併。以為開熱。故

滲利之品。兼以涼潤。且其水份停下焦。不特中焦。蓋是陽明之類證。以其

有水不爲胃實也。

金匱曰。諸病在臟。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糖茶湯。餘皆放此。尤氏曰。無形之邪。入結於臟。必有所據。水血痰食。皆邪藪也。

如渴者。水與熱得。而熱結在水。故與糖茶湯。利其水。而熱亦除。若有食者。食與熱得。而熱結在食。則宜承氣湯。下其食。而熱亦去。若無所得。則無形之邪。豈攻法所能去哉。此解極嚴。仍更表之。又成氏注。陽明篇本方條曰。此下後客熱。客於下焦者也。邪氣自表入裏。客於下焦。三焦俱熱也。云云。蓋此證之水。與停中下二焦。成氏之言。不爲不當。若在後世注家。專以爲下焦之藥。然如渴心煩不得眠等。皆熱在表裏無熱者。如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及厥陰茯苓甘草湯證。是也。

陰茯苓甘草湯證。是也。

茯苓甘草湯。一方二用。此桂枝散溫散。猶維病五苓散之意。又太陽中篇末條證。與此相似。然胃以太陽病。似不必表裏無熱者。

有屬表分者。何如文蛤散證。是冷水漂灌。水邪鬱表。故主以驅散之劑。

此條。從何氏作文蛤湯。證方給對。且金匱。渴欲得水。而飲者。豈發散所宜。一味文蛤。自似切當。蓋其方互錯也。

如牡蠣澤瀉散證。是水氣

外溢。其病在下。故治從內。並得病後新成者也。

有兼陽虛者。何此其人

素虛飲停。今因誤治。陽更虛。而飲亦動。其證輕重不同。如茯苓桂枝甘草

大棗湯證。其病輕。而飲停下焦者也。

此方多用桂枝。以洩奔豚氣也。甘爛水。要取不助水勢。蠶屎半夏湯。以旋水千里以外者八升。

揚之萬遍。致其清五升煮之。其機一也。

如茯苓桂枝朮甘草湯證。其病重。而飲停中焦者也。

方氏

心下逆滿。伏飲上溢。搏實於胸也。氣上衝胃。寒邪上膈。挾飲爲逆也。動經。傷動經脈。振振奮動也。蓋人之經脈。賴津液以滋養。飲之爲物。津液凝也。靜則爲凝。動則爲病。宜制勝之。云云。尤氏曰。此傷寒邪解而飲發之證。飲停於中則滿。逆于上。則氣沖而頭眩。入於經。則身振振而動也。金匱云。陽明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其脈沉緊。又云。心下有痰飲。胸膈支滿。目眩。又云。其人振振身瞤。必有伏飲。是也。發汗則動經者。無邪可發。而反動其經氣。故與茯苓白朮。以瀉飲氣。桂枝甘草。以生陽氣。所謂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也。過謂此條止脈沉緊。即此湯所主。是若吐若下。胃虛飲動致之。倘更發汗。傷其表陽。則變爲動經。而身振振。是與身瞤動振振。故辭地相同。即其武所主也。蓋此當爲兩證看。稍與倒裝法類似。又錢氏注。傷寒本當以麻黃汗解云云。然此證。誤汗之變。遠至動經。則其本爲桂枝證。亦未可知。蓋傷寒二字。不煩拘執。又其方專取利水以健胃。與甘棗湯有小異。金匱以中焦下焦爲辨。其說爲協。

如太

陽篇真武湯證其病最重而與朮甘證其機相近者也

此條。唯尤氏以爲兼水飲。然其說迂而不切。

愚謂此證虛陽外越。故發熱。陽虛欲動。故心下悸。飲阻清陽。故頭眩。經脈衰弱。故肢體動。如故身動。振振欲墜。其用此方者。以扶陽利水也。此身動。與大青龍變肉而動。殊異矣。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久而成瘕亦是朮甘湯證而經日失治者

也。方氏曰。此申苓桂朮甘湯。而復言失於不治則致瘕之意。彼條脈沉緊。以未發汗言也。此條脈甚微。以已發汗言也。經脈動。即動經之變文。陽。即振振搖也。大抵兩相更互發明之詞。久。

言既經八九日。若猶不得解。而更失於不治。則津液內亡。經脈外潰。必致兩足痿軟。而不相及也。尤氏曰。心下痞。腹下痛。氣上沖咽喉。眩暈者。邪氣搏飲。內聚而上逆也。內聚者。不能四布。

上逆者。無以達下。夫經脈者。資血液以爲用者也。汗吐下後。血液所存幾何。而復搏結爲飲。不能布散諸經。今經脈既失。便調於前。又不能長養于後。必將筋脈乾而。或振振而。而不任地。

如內經所云。脈痿筋痺之證也。故曰。久而成瘕。兩說並覺詳密。蓋瘕類是陽虛所致。與建中之煩相近。而與施技之虛煩不同。○按苓桂二湯證。注家多舉爲陽虛。蓋義援金匱。以確其爲飲飲。今又以真武證。爲同一機。特似牽。

瘕。然反覆申熱。理不得不然也。

飲邪併結

飲邪併結者。水飲與邪相併頑結是也。亦是素有癖飲。或因誤治而併。或

不因誤而併。其結在胃中者。有結胃。有藏結。有胃有寒。在心下者。有熱實。

有冷熱不調。要皆凝固一處者也。飲在胃者。多是稠凝。在心下者。多是稀水。治有緊慢。亦未可不由此也。結胃者。

何。飲邪相結。以盤踞胃堂。遂及心下是也。明理論曰。所謂結者。若繫結之結。不能分解者也。蓋陽明病

之類變。而其證更有等差。如大陷胃湯所主。膈內拒痛。心中懊憹。心下因

硬者。其正證也。杜嗣真者。僅一條。然既名結胃。則其義自寓焉。其來多因太陽病誤下。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胃。及大

陷胃湯條。其義可見已。但此所謂陰陽。殊爲難解。張氏既疑之。秦氏傷寒大白。以爲表熱之輕重。亦未確。軒師嘗謂。此蓋虛實已。當時不詳其說。今推之意。蓋言就太陽中。分其人虛實。其人實

有欬。邪激甚。故作結胸。其人虛有欬。邪激微。故作痞。所謂如是。亦頗覺難貼。○金鑑以數則為虛句為刺文。愚謂當詳動則為痛句從別。動數之動。宜從讀。蓋與脈數急者為傳也之急字一例。

亦有不因誤下者。心下痛按之石硬。其證稍重。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結在裏者。亦是也。

痞類等。與結胸相類。故對待為辨。往來寒熱。與無大熱相對。熱結在裏。與水結在胃瀝相對。但頭汗出。是柴胡證所無。且舉水結字。以明結胸之必自水飲。有自重汗復

下者。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此兼胃實。其證最重。以上輕重。如其來路。當互意看。

不必拘。有自少陽病誤治者。半夏瀉心湯條。不特為二證立辨。亦示少陽誤下。猶有為結胸及痞者。又結胸。有自太少併病者。然似非大陷胃所主。蓋

輕重來路。俱雖有異。其情則一。故均用此方。以驅除水熱也。成氏謂。利藥中比為峻劑。信然。蓋

利藥欲生。大承氣主在大黃。故後養之。此湯重在甘遂。故先養大黃。後內甘遂。非彼急而此緩也。尤氏有承氣陷胃辨。其說新奇不確。仍不採入。如大陷胃丸證

是其併結稍輕於前證。然勢連甚於上者也。項強殊甚。其狀似瘰。但非如瘰之背反張。故云如柔瘰狀。喻氏曰。胃邪聚

通。以大陷胃湯下之。恐通而不留。即以大陷胃丸下之。又恐通而不行。故養而連降服之。然後與邪相當。而可施戰勝攻取之略。觀方中用大黃芒消甘遂。可謂峻矣。乃更加葶藶杏仁。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養時又倍加白蜜。以留戀而潤導之。而下行其緩。必讀此意。始得用方之妙。○按陶

氏曰。一方寸七散。蜜和。得如梧子。准十九丸為度。如彈丸及雞子黃者。以十梧子准之。唐本注云。方寸七散為丸。如梧子得十六丸。如彈丸一枚。若雞子黃者。准四十丸。今彈丸同雞子黃。此甚不

同。據此。彈丸大。正准十六梧子。吳氏說。實沿李時珍之陋耳。又丸字。宋代避諱作圓字。非有異議。詳開于愚著藥

治通義中。茲不贅。如小結胸。是病不及膈屬最輕證。故不假攻下。然亦是併

結。所以猶須陷胃之法也。程氏曰。痞雖亦有心中下硬者。但不滿耳。如寒實結胸。蓋係太陰之類變。

此膈間素有寒凝。邪氣內陷。相化為實。或是有膈痛心下硬等證。其勢連

及于下。而陽猶持者。故峻利之也。尤氏亦舉小陷胃湯。及亦可服七字。然猶誤接文給數條。○陶氏曰。巴豆。打破刺其皮。刮去心。不爾

令人如本有寒分。下之作結胸者。亦是寒實。然陽素虛。故不宜利藥也。成氏曰。

以心下結滿。臥則氣壅而愈甚。故不能臥。而但欲起也。據此。則豈與支飲倚息同機者乎。心下必結。錢氏以爲振振類證。愚謂此太陽病兼心下有水者。殆桂枝加茯苓白朮湯之類證也。其誤下作結實。須增損理中丸。即胃痺用人參湯之意也。

藏結者何。陰寒上結。如結實狀是也。妊氏以飲食無食。辨結實藏結。亦未允。尤氏曰。胃高而結下。胃陽而藏陰。病狀雖同。而所處之位則不同。是謂妊氏之誤。又妊氏謂。藏結按之不痛。尤氏則以爲如結實狀者。謂如結實之按而痛。近是。此亦太陰之類

變乃與寒實結實相似而有異。蓋深痼沈著。宗氣亦衰。故不任攻下。要錯

惡最極者也。此證僅二條。難精其義。然既名藏結。則其病深重可知。且以理推之。寒實結實。有痰涎相得。結則似無痰涎。唯是寒結。勢逼君主者乎。然無明徵。姑列于此。

○舌上白胎滑者。舌上胎滑者。就二者字視之。則似藏結有胎不白滑。而黃潤者。又似有有陽證。往來寒熱。其人躁者。寒凝豈有此等證狀。然則二者字當虛講。曰難治。曰不可攻。並謂藏結之難

治不可攻。不特爲舌上白胎滑而言也。吳氏創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八字。蓋飲食如故一句難解。俟

○太陰病。下之而胃下結。與此相近。金匱曰。病者養黃。燥而不渴。胃中寒實。而利不已者。死。亦

類證已。如病脅下素有痞。是其位稍殊。而寒凝則一。故同其稱矣。有胃

有寒者何。如瓜蒂散證是也。此亦膈中頑凝。與邪相實。蓋不自誤下者。故

病勢甚于上。以爲寸脈微浮。微浮。以驗病位。曰弦連。曰胃中痞硬。此病人自覺之。覺之。氣衝

喉咽等候。而不及心下。亦不痛。厥陰篇。心下滿。當作心中滿爲是。及其閉甚。陽氣阻格。以致

厥逆。即是邪高結甚。不得不因而越之。此方之所由設也。瓜蒂至苦。其能吐。吐藥之最峻者也。且

之腥臭。令人惡心。故之腐臭。必促胸膈。俱資助上涌之勢。王氏選注之言。蓋爲當矣。○吐之一

法。與汗下鼎峙。誠爲緊要。然本是非六病之正對。且宜吐證。在本經特三條。金匱亦不遇瘧黃宿食數

者。可見其證極少。有結在心下。而熱實者何。如十棗湯證是也。亦係陽明之

類變。其病連脇下。而水與邪。其勢俱猛。自非此駭峻。豈能直折之者乎。尤氏曰。金匱云。飲後水瀉在脇下。飲吐引痛。謂之懸飲。又云。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此心下痞。引脇下痛。所以知其爲懸飲也。方氏曰。此蓋邪熱伏飲。搏結胃脅。與結實證相似。與胃實

則大不相同。喻氏曰：此證與結胸同。但結胸者，邪結於胸。其位高。此在心下及腹。其位卑。愚謂結胸。與瓜蒂散及此證。相似不同。結胸之證。宜精起體察也。○按千金錢七之說。本于胸膈居肘後百一方序。平旦服。諸家無解。蓋陰氣未動。飲食未進之時。藥力易以滯結也。本草經曰：病在四肢血脈者。宜空腹而在旦。陶隱居曰：毒利藥。皆須空腹。孫真人曰：凡服利藥。欲得便早。並宜參商。○千金。乾薑湯。治腹及支滿。於本方。加大黃。黃芩。甘草。薄荷。水煮。本方。又加芒消。湯成下之。聖惠。治婦人血分。四肢浮腫。心腹氣滯。不思飲食。芫花圓。於本方。加大黃。青橘皮。細剉。以米醋一中盞。旋覆葉於銚子內。慢火炒令醋盡。爲末。麵糊調如梧子大。食前以溫酒下七圓。有結在心下。而冷熱不調者。何。此其人胃氣素弱。水液不行。而誤

治更虛。胃冷熱搏。以爲痞硬者。是也。

大抵胃氣素弱者。邪陷必化爲寒。今胃雖弱。其寒未甚。故猶爲此證。喻氏解病發於陰。而反下之。

因作痞曰。是熱人。省文以見意也。此與錢氏不同。而反似允。所以成結胸者一句。亦似略成痞字而言。經中固有此例。錢注恐重。又其云作痞者。只指飲邪併結之痞。不是該言氣痞。錢氏以爲三瀉心證者。是。蓋虛實相半。注氏有經熱不調。故病勢頗緩。實係少陽之類變。如其治法。溫涼並行。以調停之。但其證有別。如半夏瀉心湯證。是飲盛者也。如生薑瀉心湯證。是寒勝者也。如甘草瀉心湯證。是虛勝者也。

此本雲岐子說。又明理論曰。氣結而不散。壅而不通。爲結胸。陷胸湯爲直達之劑。寒而不通。否而不分。爲痞。瀉心湯爲分解之劑。所以謂之瀉心者。謂瀉心下之邪也。痞與結胸。有高下焉。云云。愚按諸注。似半夏證特熱。而生薑甘草一證熱既除。然所以成痞者。恐不可不因邪熱加之。曰。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不適言大邪誤解。曰。此非熱結。但以胃氣虛。客氣上逆。亦是對結胸及大黃黃連證而言。非必無些熱。瀉心煩不得安。而可見也。如移治雜病痞痞。則其連與參

薑俱行。其苦唯存瀉痞之用。不嫌其清涼也。○甘草瀉心證曰。穀不化。金匱水氣篇曰。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即同義也。

更有二證相類。其一。如柴胡桂枝乾薑湯證。是也。此病涉太少而兼飲結。亦冷熱并而有者也。

此條。諸注爲難。之解。然今驗治飲甚效。因致。曰。水在胸脅。而不犯胃之故。但顯汗出。亦邪氣上逆之候。蓋乾薑溫散寒飲。牡蠣。括蕪根。並逐水

飲。杜蠟澤瀉。亦有此二味。其理一也。先兄亦嘗言之。仍再攝于此。或曰。微結字無著落。蓋

心下微結之其一。如旋復代赭湯證是也。此邪既解而胃弱飲逆者也。

血熱瘀血

血熱者。邪熱內併。以迫血分。是也。蓋熱之迫血。或血失故道。擾動外溢。或熱氣燔灼。血液內燥矣。其外溢者。有自衄而愈。有用麻黃湯衄而解。此條目。蓋目眩之義。眩。眩。古相通用。魏氏曰。以陽藥治陽邪。所以能致陽氣重刺。而作衄也。有衄而猶用麻黃。尤氏曰。必致衄而血不流。蓋不熱難有不衄其陰者。皆是屬表者也。鼻衄固表證之一證。不宜誤之氣變中。今以其亦係血熱。故因發于此。以備後取諸證之參照。有熱壅上焦。

而吐膿血。有熱迫下焦。血下而愈。有裏熱而衄。魏氏曰。邪入血分。熱甚於經。故欲飲水。未入於府。故不欲嘔。按此諸證。而

陽明篇經二條。與少陰篇便血條。聖惠方。並擬黃芩湯。有熱陷入裏。及陰變陽。而使血。如便膿血。此諸證。而皆無其方。前往所擬。或不能確。遍處之際。更須精思焉。皆是屬裏者也。更有淋家誤汗而使血。有火逆而

衄。如吐血。如清血。有少陰誤汗。而血自口鼻出。亦並屬裏者也。其內燥者。

有衄家誤汗。以增煎熬。有素虛誤灸。血散脈中。黃氏曰。宜助陰生血。微火熱。後甘草湯。小柴胡加括樓黃芩湯。按後方

可。有厥陰誤汗。口傷爛赤。及熱氣有餘發癰膿。皆是營血受傷者也。近今傷寒。

最多血分熱灼者。大抵自素裏陽虛。加以液虧。或發汗過多。迫發血瘀血者。血失常度。瘀

脈。而其證治。與陽熱出入。必要清解。是在探求經旨。而變通之矣。

畜下焦。是也。說文曰。瘀。積血也。从广於聲。熱瘀血之瘀。與寒熱之瘀。蓋邪熱壅鬱血

中。則相搏爲瘀。唯其瘀也。血即水類。故必就下。以結少腹焉。其證有結日

淺而病勢劇者。有結日深而病勢慢者。治之之法。隨而有別矣。結日淺而

病勢劇者。桃核承氣湯證是也。此蓋從失汗。邪氣內併所致。其結未緊。故熱未斂。而勢殊劇。所以此方亟逐利之也。

勝脈。猶言下焦。蓋與胃中有燥屎同例。不必深辨。抵當湯證曰。熱在下焦。義互相發。程氏曰。此條不及小便者。以有血自下三字也。然小腹急結處。包有小便自利句。是謂此證血結。而非氣滯。是所以不用枳朴之破氣。而有取于芒硝甘草軟堅緩急也。

而病勢慢者。抵當湯丸證是也。大抵亦自失汗。而其結既緊。其熱既斂。故勢殆慢。所以專破積之。但更有輕重。是以有湯丸之分矣。

六七日表證仍在者。蓋以發汗不徹之故耳。表證仍在一句內。雖有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之義。宜與桃核承氣湯互看。脈微而沉。微。所謂沉微不起之狀。非微弱之微。楊士瀛曰。挾血者。脈來乍澀乍數。因約明微。或沈細而脈伏。是也。反不結胸。義未盡。徐氏曰。表邪在。脈宜浮而沈。脈沈。胸宜結。而反不結。證極可疑。乃少腹硬滿。小便自利。而人反發狂。然後知上焦之表。微微相反。程氏曰。微沈者。結胸證也。脈沈而不結胸。知邪已入深。而直結於下焦血分矣。二說稍通。姑存之。○如狂之解。柯氏爲是。此如字。與舌上如苔之如字同語例。

得病之後。抵當之血多結于得病之先。

山田正珍曰。桃核承氣。治邪結下焦。而血爲之不行。陽而爲瘀者。抵當湯丸。治素有瘀血。而熱邪乘之者。陽明篇抵當湯條云。本有久瘀血。可以見焉。徐大椿曰。桃核承氣。乃治瘀血將結之時。抵當。乃治瘀血已結之後也。按徐說未切。

然未可一例而論也。

張兼善曰。或云。桃核承氣。及抵當湯證。俱係下焦蓄血。中開雖有輕重。未審緣何而致此也。此皆發汗未得其宜。或當汗不汗。或汗過。或脈微汗微。或覆蓋不週而不汗。其太陽之邪。無從而出。故隨經入府。結于膀胱。按抵當湯條。既有表證仍在語。而失汗蓄血。脈經及陳延之均藥地黃湯主療既言之。巢氏諸家。亦屢有其說。且論之病者。益知張氏之言不經矣。

要之病雖在下。均是屬實。乃陽明病之類變也。

陽明篇。病人無表裏證條。明理論有詳說。宜參。

熱入血室

熱入血室者。婦人月事與邪相適。熱乘子戶。是也。有自適來者。有自適斷

者。

曰婦人月事。曰婦人傷。曰婦人傷寒。俱是互文見意也。適來者。得病之際。月事方來者也。婦人傷寒發熱。是省惡寒字。經水適來下。經得之

七八日適斷者。未得病前。月事已來而得病方斷者也。經水適斷四字。當在七八日之上。倘七八日之後適斷者。則其來必在得病之初。是與適來何別。

志應說恐未當。唯文勢有體。不要錯易。適來血不結。適斷則結。程氏方氏說。可見也。治之之法。

適來則曰刺期門。曰無犯胃氣及上二焦。而不示方藥。然除小柴胡。他無

相當也。羅氏刪及二焦三字。曰。先宜小柴胡湯。可愈。可刺期門。一可愈。當不愈。一郭氏曰。常氏云。隨其實而瀉。謂城家當行瀉法也。亦可用小柴胡湯。又曰。上焦中焦。營衛所

出也。如不自愈者。服小柴胡湯。許氏本事方。有治適來證。用小柴胡加地黃湯治驗。陳氏婦人長

方曰。無犯胃氣者。言不可下也。小柴胡湯主之。若行瀉法。則熱入胃。令津燥。中焦上焦不榮。成

血結胸狀。須當減期門也。並可以微瀉。且傷寒熱微。汪氏曰。此言汗吐下三法。皆不可用也。必也與小柴胡湯。以和解邪熱。斯不調其經。而經血調。雖經等證。可不治而愈。錢氏徐大椿說亦

同。爲是。蓋病至變證如見鬼狀。未有勿藥自愈者。必自愈一句。爲無犯胃氣及上二焦而發。適斷

也。方氏以爲紅汗之類。恐不然。又或曰。二焦之一。衍文也。犯胃氣。言下。犯上焦。言吐。適斷

則雖屬血結。而不敢攻之者。以僅是血道爲邪纏滯。非有瘀畜。故小柴胡

湯。以清其熱。則結自散也。小柴胡解血熱。傷土氣說爲當。或括于廣要中。醫學讀書記亦

曰。血結亦能作寒熱。柴胡亦能去血熱。不獨和解之謂也。

要之此二證。俱邪遏血而遂拒胸膈。實少陽之類變也。更有一證。陽明病

下血譫語者。是也。此胃實之熱。迫血下奪。血室隨空。邪隨乘入者。其機稍

與前證異。然亦恐柴胡所宜。但胃實輕重。所須加察焉。

風溼者。太陽病而兼溼邪是也。風。非中風之風。蓋總括風寒之詞。得病之初。兩邪相合。以溼

性濡滯。故數日之間。猶淹留骨節。而其衛虛其寒亦甚。八九日三字。當與風溼相

中風。及過人中風。七八日。云。經水適斷者。俱同例也。治宜溫發。而證有輕重。故設桂枝附子。甘草附子

一二湯。桂枝附子湯證。舉不渴不渴者。蓋以既經數日。人浸其邪陷。然病猶在表。故揭此二候。以爲裏無邪之徵矣。甘草附子湯證。短氣。前注爲邪在胸膈者。非是。金匱證。亦有此證。俱是表被邪逼。裏氣不暢所致也。如裏素有熱者。有去桂加朮之法。去桂加朮之義。尤氏解得安。與金匱注同。故不拈出。舒氏欲改大便堅。

爲大便澀。誤也。豈裏有溼者。大便溼。小便不利。此其常也。今大便堅。小便自利者。知是溼唯在表。而裏素有熱。因去桂不用。然既無桂。則殊少外散之能。故易之以朮。方後曰附子朮併走皮內。則此方之朮。是爲發表溼。而不爲燥脾。明矣。仲景之時。朮無蒼白之分。未知其所用爲何。然在今世。則二朮宜爲妙。知此方。及甘草附子湯。並用蒼朮。正見其效。施氏謂易簡方所辨甚精。今拈于左。曰。夫去溼以朮爲主。古方及本經。止言朮。未嘗有蒼白之分。自陶隱居言朮有兩種。後人以白者難得。故貴而用之。殊不知白朮肉厚而味甘。甘入脾。能緩而養氣。凡發氣調中。則相宜耳。蒼朮肉薄。而味辛烈。辛烈走氣而發外。凡於治風去溼。則相宜耳。又中西惟忘亦論此方之朮。取之發表。文尤不錄。○方後。法當加桂以下五十二字。金匱所無。風溼

之病。不止是證。其詳在雜病論中。此唯存梗概耳。再詳此二條證。俱溼病之屬。表虛寒者。蓋與少陰直中。其情相似。而其機則不同。

溼熱寒溼

溼熱者。水溼內凝。熱氣熏蒸。相鬱發黃。是也。此猶陽明病。唯有燥溼之分。應熱。唯於發黃及蓄血辨之。錢說可信。徐氏亦曰。凡言溼字。有挾溼之義焉。故應。無從字从广。說文曰。從。藏溼泥。从水於聲。蓋其人州都不通內

畜水溼。而得病之後。胃熱相釀。以爲重濁。殆如於泥之黏滯。是所以鬱甚成黃。故以茵陳蒿湯。逐除溼熱也。茵陳蒿湯證。其一不言腹滿不大便者。蓋文也。蓋茵

必利。胃熱能散。則溼自小便去。故如皂角汁狀。以溼即水類也。○水一斗二升。煮至三升。殊覺過濃。二升二字無者爲勝。更有一二證。其一。前證而未

內實者。單清涼之。梔子梔皮湯證是也。全要方論。梔皮湯。治小兒經血。至一二勝悶絕。即本方。其一。溼熱外迫者。專發散之。麻黃連軀赤小豆湯證是也。先教論弟子西仲景曰。此二條。證方互錯。惡熱在裏。理不宜發表。

必是乾髮湯。身黃發熱。卽爲表候。殆卽赤小豆湯證。此前人所未言。殊似有理。雲岐子以此三湯配三陽。亦足互徵。○先友伊澤信恬曰。連軀。卽連軀。本草經所載之物。而非其根也。千金及翼。並作連軀。爾雅。連。異軀。郭璞注。一名連若。皆可取證。且詩陳風。卬有旨若。陸璣疏。若。若饒也。幽州人謂之軀饒。漢書禮樂志。兼雲招給祠南郊。顏師古注。招。讀與軀同。文選吳郡賦。軀饒扛鼎。李善注。列子曰。孔子動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開。據此。軀。若。軀。實一聲也。此說爲最。又金鑑曰。無梓皮。以茵陳代之。愚意不如李中梓之以桑白皮代之。寒溼者。其人素胃寒有溼。邪氣相鬱爲黃。如穀疸。及寒溼在裏證。是也。此太陰病之類變。而寒亦發黃者。猶是鬱積所致也。

此證。後世名爲陰黃。韓祇和方說殊詳。

傷寒論述義卷五

丹波元堅 學

述霍亂

霍亂者。在本經。未審意義。汪氏以爲雜病論所錯。或曰。厥陰篇有吐利諸條。後人以霍亂亦有吐利。仍據於雜病中。以附其後。正與經傳相悖。故據在太陰篇。轉解。在百合病後。中風歷節前。外臺引本篇。曰出第十七卷中。並可徵也。此

說似

霍亂者。內有所傷。外有所感。揮霍之間。便致撩亂。是也。霍亂所因。果源千金。其說明。蓋本論附後。要

之內無飲食宿滯。何以有嘔吐瀉。外無邪氣感觸。何以有霍亂。可知內外相搏而發矣。其病大抵夏秋爲多。而或因傷暑。或因失覆受冷。然春傷冬寒。亦固有之。蓋其邪雖不一。唯飲食傷。則均所不免云。○伊澤信恬曰。易說。穀雨氣當至不至。則多霍亂。春秋考異郵。襄公朝荆。士卒度歲。愁悲失時。能雨暑淫。多霍亂之病。(並太平御覽引)漢書嚴助傳。夏月暑時。歐霍亂之病。相續也。此霍亂之名。見古書者。亦可以資霍亂所因之攷證焉。其證內而清濁相干。心腹攪刺。上吐下瀉。經脈

者。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云云。氣上逆則霍亂。又五臟篇。清氣在陰。濁氣在陽。霍亂必發。霍亂必行。清濁相干。云云。氣於腸胃。則爲霍亂。王肯堂曰。果氏乃因此一條。○霍亂必有腹痛。經不言者。蓋霍亂也。外而邪正相搏。發熱頭痛。身疼惡寒。成氏以此諸證。爲霍亂發熱。非是。尤氏注又利止復更發熱曰。迨利止裏

和則邪氣復還之表。而爲發熱。今人施治之法。以裏爲急。即先溫其裏之例也。其病輕者。有熱多寒多之分。俱以去胃溼爲要。而有五苓理中之別。寒熱分

在其人胃氣強弱。然不比傷寒寒熱之異。俱是中焦清濁相干者。故治方不敢在清涼溫補上而分。唯以去胃溼爲第一義。縱其邪熱相得。而欲飲水者。亦不過分清水報。以爲之治而已。蓋用五苓散。使水從膀胱去。則清濁自分。吐瀉自止。而邪亦從解矣。如其胃虛寒。則理中丸以散寒溫胃。則寒溼去。而中焦和矣。徐大椿所謂五苓所以分其清濁。理中所以壯陽者。深得其理。神農本草經疏曰。

水能燥濕。溼去則脾健。故曰補也。寧知脾虛而無濕邪者。用之反致燥渴。脾家津液。是損脾陰也。何補之足云。亦篇論也。又篇易方理中圓下曰。其圓者。得蜜而圓。入脾為快。溫補為宜。若以傷寒邪。往逐冷積。則湯為復。且免霍之毒。○理中丸。為丸如雞子黃許大。按本草序例。陶氏以為准十指子。唐本草以為准四十指子。詳錄于大陷胸丸下。○按外臺引仲景論云。霍亂脾上逆者。腎氣動也。先煮棗。理中湯。去水加桂。凡方加水者。以內證也。加桂者。恐作奔豚也。理中湯方。人參二兩。幹薑三兩。黃連加減法。文有少異。今不具錄。次有一條。及附子梗米湯方。並係本經所佚。云。又霍亂脾上逆者。以吐多故也。若吐多者。理中湯主之。方如前法加減。霍亂四逆。吐少瀉多者。附子梗米湯主之。方。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六片。半夏半升。洗。完用。甘草一兩。炙。大棗十枚。擘。梗米半升。右五味切。以水八升。煮米熟去滓。溫服一升。日三。小品千金同。出第十七卷中。一方。有乾薑一兩。今詳千金有乾薑。云。仲景方無。其重

者。陽之寒盛。則更次第療之。猶少陰之例。一以回陽為主。如四逆湯。此條發

亦虛陽外越之熱。又轉筋一證。經不言者。豈以四肢拘急。即謂其寒乎。通脈四逆湯。通脈字今補。此條小便便利。與厥陰篇。通而脈弱。小便便利。其機相同。及加

猪膽湯。錫駒往本于志聰。志聰注。及四逆加入參湯。此證較之通脈四逆。殆乎寒輕於彼。而虛陽外越。故特錄於此。此說頗矣。是也。其裏和而表未和者。用桂枝湯。即

非霍亂證。仲景以為霍亂之證。多有裏虛不足。而當溫養者。故特錄於此。此說頗矣。是也。其裏和而表未和者。用桂枝湯。即

乃攻其表之例也。尤氏曰。曰消息。曰小和之者。以吐利之餘。裏氣已傷。故必消息其可汗。而後汗之。亦不可大汗。而可小和之也。消息字。醫讀有說。又枚乘七發。

從容積。消息陽陰。又古本玉篇消字下曰。周易。尚消息盈虛。天行也。野王案。消息。猶斟酌也。○霍亂證治。實不外乎此數端。唯許仁則乾霍亂證。能發仲景未言之秘。故明理論既表而出之。

述差後勞復

陰陽易一證。無義可述。仍不贅。

差後勞復者。大邪既解。陰陽未諧。早有勞動。餘熱復集。是也。此本于

內發。故枳實梔子湯。為其對治。此條不舉其證。想心煩不眠等。為所必有也。徐大椿曰。

著其病形。惟數其上焦之邪足矣。後人以峻補之劑治勞復。則病變百出矣。此說與汪氏同。而似得

當。蓋此方屬梔子厚朴湯之類。則亦不外乎清熱利濕也。如成氏以為吐利。錢氏以為發汗。周氏以

為食復之治。皆似未然。方後復令微似汗五字。可疑。或是有發汗用鼓者。而誤附之也。○說文。

跡。跡跡也。从水。跡省聲。本草木石部下品。新補云。酸水。味甘酸。微溫無毒。又云。粟米新熟

白花者佳。煎令清。止嘔噦。朱氏本草衍義補遺曰。藥水。味甘酸而性涼。能走化腸物。解消如煩渴。又張氏本經逢原曰。以水空煎。候熱極。名清漿水。取其下澀不至上涌也。如

小柴胡湯亦其正治也。此與上方證。病位不同。然其熱自內發則一也。如脈浮者。病後新感也。如脈

沈實者。熱實于胃也。此證恐不必食復。蓋勞復亦有為胃實者。且巢源傷寒勞復候曰。其脈緊者。宜下之。是與原注所云相合。又可下之。傷寒後脈沈。沈者內

實也。下之解。宜大柴胡湯。並可露瑪。如竹葉石膏湯證。胃液不復。虛熱上逆者也。此條。成氏謂。津液

未盡。熱則傷氣。故少氣氣逆欲吐。諸家擬從之。然愚竊疑虛熱少氣。氣逆欲吐。似無些熱。何以主以清涼。又疑玉函所載。勞復發熱者。麥門冬湯主之。亦似證方不協。因以為恐是兩條其方互錯。

此條證。蓋少氣諸證。蓋麥門冬湯所主。即與金匱大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相類。彼所謂勞復發熱者。却是竹葉石膏湯證。然實係虛熱。姑錄俟識者。○外臺。古今錄驗。解五蒸湯。於本方。

去半夏麥門冬。加茯苓。葛根。乾地黃。知母。黃芩。葛根。如枳椇之加大黃。蓋所謂食復也。熱證曰。病後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復。此葛根

諸家所本。○醫心方。引經心方云。胡粉十二。博著者。大小方寸。是也。如牡蠣澤瀉散證。輪化不職。水氣外溢者也。

成氏曰。金匱要略云。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與牡蠣澤瀉散。利小便而散水也。按此方括樓根。蓋取之殘條。不取其生津。金匱治小便不利者有水氣。用括樓麥丸。可以相證。而本草則曰。止小便利。未

審何謂。如理中丸證。胃虛而上焦有飲者也。胸上。諸注多作胃上。然他無此稱。愚意喜唾不了了。是胸上有寒所致。而胸

寒必生於胃寒。故用理中溫胃。以達上焦也。胸上有寒飲。用四逆。金匱。肺中冷多涎唾。此二用甘草乾薑湯。並是一理。金匱又曰。上焦有寒。其口多涎。又曰。色黃者。胸上有寒。此二

證者。蓋不過以其係病後諫之。實不必勞復也。病邪解除。既至勿藥。則唯

任調養。醫之能事。於是畢矣。是故結以損穀則愈。亦所以例百病也矣。

附答問

問。傷寒既為外感總稱。則後世謂仲景專為冬時正傷寒立言者。其謬不待辨而知。但其以為外感總稱。前人更有此說否。審子和意。蓋原之叔和。

謂溫熱瘧痢等疾。皆因冬傷於寒。重感時氣。故以傷寒該之。恐難取信。且仲景所以命書者。果總括風寒溫疫。至暑溼瘧痢等之詞乎。或又言仲景略于溫疫。不知實然邪。曰。成氏注傷寒例。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曰。凡中風與傷寒爲病。自古通謂之傷寒。又劉河間傷寒直格曰。寒邪爲害至大。故一切內外所傷。俱爲受汗之熱病者。通謂之傷寒也。此二說者稍爲近。張景岳之言亦同之。然要未爲明也。是以輯義不復錄引也。如夫所謂外感總稱者。亦豈總括諸般外邪之云乎。蓋本經者。擴而充之。猶足以療內傷諸疾。而況於外感。誠莫不該盡其理焉。然立論之本旨。則仍不過風寒二邪。與時氣溫疫也。何者。暑之傷氣。溼之流關節。及痰滯利之類。并各有定證。而藥亦各異其宜。惟病之變化百端。狀態不一者。莫風寒如焉。如時氣溫疫。本自爲一種病。有晉唐諸家之言可徵矣。但其證雖邪焰或勝乎。其病情固與風寒不殊。則治法無須別設處分。觀仲景以暑溼等疾。揭之雜病中。而時氣溫疫。不更立標目。其意可見也。唯邪氣必因人而化。不得在風寒時氣溫疫上。區別其證候。故仲景所云。中風傷寒溫病等。僅是假其名。以形容其病機者。而述作本旨。仍非概風寒時氣溫疫。稱之爲傷寒而何也。倘參以難經傷寒有幾之語。則其義更燦然矣。後世如吳

又可。雖巧爲銜張。而要其歸。則實不能出仲景藩籬之外。但是踵事加精。則有之矣。謂仲景略于溫疫。奚可乎。

難經分爲五證。傷寒例論傷寒時行之異。巢源立傷寒時氣熱病溫病疫癘五類。外臺立傷寒天行溫

病三門。今熟審諸家。風寒時氣溫疫。庶幾概之矣。

問。冒頭者。每章之發題。而所繫匪輕。閔氏曰。有以傷寒二字冠之者。如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之類。兼中風而言者也。以傷寒爲病。多從風寒得之。故或中風。或傷寒。總以傷寒稱也。其中專稱傷寒。不兼中風者。如傷寒脈浮。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之類。是也。有中風傷寒之外。如溼病風溼之類。亦在論中者。以明不可混稱傷寒也。有但稱病人。但稱病。稱厥。稱嘔。稱下利等證。不明言傷寒中風雜病者。大概言之也。此說似得竅要。然更有但冒太陽病者。有表虛而冒傷寒者。有表實而冒中風者。其文法所以不一者。未審其義。曰。冒頭不過喚此起彼之辭。或寓脈證于此。或示來路于此。固不能有定例矣。蓋識病之要在立其名。而施治之要在就脈證求病。就脈證求病。則自然情狀發露。左右逢原。其名亦可從而定。倘徒事立名充病。則遂不免執吾成見。以律萬變焉。是故如各篇提綱。及太陽分風寒之類。此所以揭名示病也。題以傷寒。而或專稱。或兼稱。題以太陽病。而或言表虛。或言表實。或虛實該言。表實冒中風。表虛冒

傷寒。此皆互文見意。所以使人就脈證求病。而圓機之妙。自此而生焉。再如陽明厥陰之多冒傷寒者。以其來不一。而大概言之之義。如陽明病稱。姑假爲起語。而施之類證者。亦多有之。並是屬變例。他云病。云病人。云某家。云發汗吐下後之類。諸不冒病名者。皆隨宜構文者耳。讀者以冒頭與全章。參互思索之。勿爲過鑿。則庶得經意矣。

問。諸家注釋。逐條更易。輯義既闢其非。然則叔和之撰次。果爲得仲景之旨否。且其敘次何如取義。曰。仲景舊本。雖隋唐間人。猶不能覩。而生乎千百年之後。欲議撰次之得失。不亦僥乎。然如依文義攷之。仲景之意。唯是就脈證而示病。始非有渺深難測之趣。叔和之撰次。大約以事類相從。亦欲使人易知辨證措治之方。則雖非悉仲景之舊。亦匪有大異同。譬之周易。費氏以來。割象象文言。列之各卦之下。雖非尼山之真。亦無悖于道矣。今推事類相從之例。以論撰次之意。及中間或似後人所錯者。具列如左。

太陽上篇。則首章至第十一章。以太陽綱領。與寒熱大要。錯綜爲次。

第八

玉函以來。冠之篇首。然既以太陽病爲篇。則以其經脈爲始。於理相協。

第十三章至末章。皆係表虛一類。而第二

十七章。承上以示大汗後更有一證。中篇。則首章至第十一章。係表實一類。

第十二章。至第二十八章。申明發表餘義。此以下至篇末。俱爲太陽傳變。

諸候。更析其類。則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是汗吐下後自愈者。第三十一
二兩章。是下後發汗之逆。第三十三章。至第四十一章。係發汗及吐下後
虛證。而結以胃實。

宗印曰。本經凡論虛證。後結實證一條。論正氣後。
列邪氣一節。此虛論之章法。按此說亦未必然。

第四十二章。至

第四十五章。即五苓散證。

未持服時
師合款。

其義前後不屬。恐前汗後

虛證中錯文也。第四十七章。承前欲飲水證。第四十八章。承前水逆。以示

有胃虛之吐。第四十九章。至第五十四章。乃梔豉諸證。第五十五章。

真武
湯。

亦似當在前汗後虛證中。第五十六章。至第六十二章。爲禁汗之戒。第六

十三章。至第六十七章。言病兼表裏者。第六十八章。據玉函等。知上篇之

錯。第六十九章。至第八十二章。係柴胡一類。而第七十七章。承第七十四

章。第八十章。其證與上條相似。仍供對看。第八十一章。

楊機承
氣湯。

疑後段瘀血

中所錯。似當在抵當湯條前。第八十三四兩章。論縱橫。第八十五章。至第

九十五章。係火逆一類。第九十六章。至第九十九章。敘誤吐與嘔吐之證。

第一百章。至第一百二章。係瘀血一類。末章。則承上證。示小便利不啻瘀

血也。下篇。亦皆屬太陽所變數證。首章至第三章。辨結胸與藏結與痞之

異。第四章。至第十五章。係結胸一類。而第十四章。

文始
散。

疑中篇五苓散證

中所錯也。第十六章。太少併病。第十七八九三章。熱入血室。第二十章。至

二十二章。太少併病。蓋十六章至此。因有如結胸狀。心下結。胸脇滿等證。而連類及之也。第二十三章。至第四十一章。皆係痞證。而第三十六章。

麻杏

甘草

疑爲錯出。或以次條論下後。而連及乎。第四十二章。至四十四章。白

虎加入參湯證。第四十五六兩章。太少合併。第四十七章。其上章證。是外

內擾動。故承以上熱下冷。第四十八九兩章。風溼相搏。第五十章。

白虎湯

恐

宜移在前項加入參湯之類。第五十一章。是素虛證。末章。卽申前章之義。

蓋太陽三篇。每類必具數條。故有端緒可尋。其他則大抵各章殊類。不易

區畫。如陽明篇。尤覺淆糅。闕所不知可也。少陽。太陰。不過寥寥數章。少陰

亦有難類從。然斯三篇。約略可思而得矣。厥陰。則正證與厥利嘔噦界限

截然。不待辨而後知也。如夫各篇中。此類接彼。彼類承此之意。則雖或有

可推明者。而亦何如六十四卦之有序哉。愚亦不欲妄爲牽強。且待有識

論定爾。

問。林億等序。稱合三百九十七法。未知其指。曰。此實無謂之言。故王氏瀛

洄集。反復糾辨。殊爲確核。而後人更有爲說者。竟不免附湊。如周自閑。據

趙氏翻雕宋本。以駁王氏。

見吳醫彙編

今攷宋本。每篇之首。註共幾法者。通計得

三百八十七法。是王氏所以發疑。而周氏檢攷不密。復吹其燼。可哂甚矣。

問經中脈位多係泛稱而間有指某部者有稱以陰陽者其義何如曰本經脈位實本于十八難以寸口關上尺中配之三焦而更以寸口候表與衛尺中候裏與營趺陽亦候胃少陰見辨脈及金匱而亦候下焦大抵病邪瀰漫者各部同狀是以多從泛稱病在一處者脈隨而變是以或直指其部然亦有互文見意處此則在讀者活看已陰陽之名其以爲尺寸者恐未可爲誤蓋二難以尺寸爲陰陽辨脈第三章亦以陽脈陰脈爲尺寸又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沈遲數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脈陰陽爲和平千金翼方亦曰寸口關上爲陽尺中爲陰皆可以見矣其以爲浮沈者亦理然也然至陰陽俱浮竟覺不通則俱未爲確實宜附之關如可也要其所候唯是不過表裏氣血之分而已

問經中脈狀其名凡幾而子且言有常變常變之義所未前聞曰脈名凡二十有六云浮云沈云數云遲云緩云緊云弦云長云滑云瀦云大云洪云芤云實云小云細云微云弱云虛云短云促云疾云結云代云傳云勝是也停與厥義不晰動數之動與數急之急俱言其勢非形狀之謂也所謂常變者一脈各有常與變也假如病在表而熱外盛必見浮脈豈非浮脈之常乎更有裏熱外寒白虎證及陽明太陰傷寒脈皆然有邪結上焦結胸及瓜蒂散有血分

灼熱。

陽明微實。證。是。

有虛寒陽越。

四逆證。是。

皆令脈浮。豈非浮脈之變乎。如沈爲裏。

爲寒。然亦爲肌表寒壅。

麻附辛湯。證。是。

爲裏熱結實。

陽明脈沈。爲在裏。是。

數爲熱盛。然亦爲胃

冷客熱。

病人脈數。是。

爲虛寒陽踰。

少陰病脈細沈。數。是。

遲爲寒。爲虛。然亦爲熱結。

結胸。及大承氣證。是。

爲寒。

見金匱。

然亦爲熱盛。

本經言然。

之類。皆其義也。其一脈所以有數候者。在所

兼與其位。而神之有無。固宜意知焉。如夫緊之通寒熱表裏。而爲病實。滑之通水燥食屎。而爲熱盛。瀉之通爲血滯。洪之通爲邪擾之類。皆其一定者也。如大有實大。有虛大。細有微細。有緊細之類。最須分看。蓋脈理玄深。貴知其要。若柯氏以體用爲辨。其言雖精。猶未親切。學者熟繹經旨。參以先人所著脈學輯要。則必有思過半者矣。

問。韓祗和曰。治傷寒病。以脈爲先。證爲後。朱奉議曰。傷寒看外證爲多。未診先問。最爲有准。二說適相反。今觀經文。大抵詳證而略脈。是仲景重證而不重脈也。曰。治傷寒須脈證互參。無所偏重。經之略脈者。多係省文。況脈之爲類。固不如證之繁。更有舍脈從證者。如傷寒脈浮緩。而用大青龍。是也。有舍證從脈者。如身體疼痛。而用四逆。是也。要之。病之虛實。邪之進退。及生死之訣。皆靡不于脈而驗。則韓氏之言。恐不與經錯也。

問。本經於三陽甚詳。而三陰殆略。呂元膺以爲有缺文。豈其然乎。曰。否。火

動水靜。本是定理。故三陽傳變多。而三陰傳變少。況三陰其位相同乎。杜清碧曰。陽熱之證。變態不一。三法一差。死生反掌。非比陰寒之邪。不復傳變。有一定之治。王安道曰。若以藥誤治。而成變證。則惟太陽爲多。縱使三陰證。亦或有寒藥誤治。而變寒者。然豈應如是之衆乎。然則經之略于三陰。亦何足怪。且陰證之理。豈有外于彼三篇乎。元膺之言。吾不信也。

問。中風之名。經中頗多。皆可一例否。曰。名同而義異。此經之例。中風在太陽。則與寒對言。爲表虛之目。在陽明。亦與寒對言。則爲裏熱之義。稱陽明中風。則爲裏熱兼表者。在少陽。則爲其熱殊劇者。在三陰。則爲陽復于表者。其義各異。倘欲實講風字。解爲一義乎。則必不免牽強。如金匱亦爲半身不遂。爲五藏受邪。爲發狂。是可以互證耳。

問。仲景方藥。其類有幾。湯散丸之別。其理如何。曰。云汗。云清。云下。云溫。此爲正證之治。太陽之於桂麻。少陽之於柴胡。陽明之於白虎承氣。三陰之於薑附諸湯。是也。云吐。云消。云補。云瀉。此爲兼變之治。膈痰之於吐。停水之於消。虛之於補。脫之於瀉。是也。汗清下溫。兼變亦施。而吐消補瀉。正證所不須。且此八法中。細目頗多。不可不審。湯散丸。則藥病各有所宜。此其所以有別。蓋方劑諸義。愚著藥治通義詳論之云。

問。古方權量諸說紛紜。準之今制。孰能爲當。曰。吾友小島學古尙賢嘗從

事于此。撰爲一書。云。仲景之一銖。當今之一釐。四毫五絲。一兩。當今之三

分。四釐。八豪。一斤。當今之五錢五分。六釐八豪。一斗。今量之一升。一合。零

一撮。強升合皆從此酌量。凡藥稱幾升者。皆係于藥升平之。非通用之升

也。但粳米。較。不在此例。藥升。見本草序例。其說皆確有根據。以足爲定論矣。如分之名。愚謂是

裁分之分。非六銖之分。至其詳說。並拈于藥治通義中。今不復贅。

問。刺灸之法。聞有補瀉。仲景所施。亦復然否。曰。用鍼補瀉。詳見靈樞。然仲

景之鍼。唯是瀉而已。所謂隨其實而取之者。言隨實之微甚。而瀉有輕重

也。灸艾。大率在回陽補虛。然鍼處核起之灸。殆屬瀉者也。孫真人灸腳氣

稱以洩風氣。或是一轍。虞恒德醫學或問之言。宜併攷焉。

問。桂枝湯方。其病不重者。猶曰。又不汗。後服小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

而至病重者。則反曰。一日一夜。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

是病之輕重。藥之多少。似有所錯。義不可解。曰。此非錯。傷寒例甚明。云。凡

發汗。溫服方藥。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促其間。可半日中盡三服。若

與病相阻。句即便有所覺。病重者。句一日一夜。當晬時觀之。是也。此言其

人中必有奸。而藥與之相格。因致煩鬱。使其覺病勢加重者。須從容施劑。

以就其安也。楊仁齋曰：病人有挾宿急，如痰飲癰癰之類，又隔汗而不能出，卽是已。所謂服桂枝湯，反煩不解，先刺風池，風府者，殆此類也。蓋不止桂枝一證，往往有如此者，切須熟察，勿雜藥亂投之弊矣。褚氏遺書曰：當驗之藥未驗，切戒亟投，亦此之謂乎。金匱書云：桂枝湯方後曰：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蓋與病相阻之阻，與此阻字同義。

問：五辛之名，無出于輯義所引之外者，否？曰：有。荆楚歲時記有五辛盤之稱，而不著其品。本草菜部非條，引食醫心鏡云：正月之節，食五辛以辟癘氣。蒜、葱、韭、薤、薑，如他諸書所載，皆道家之五辛，與佛家之五辛已。山田正珍曰：玉函經千金翼無禁生冷云云十五字，知是後人所加，其言卓矣。

問：火逆驚狂煩躁，俱用桂枝，豈是發表，抑且不礙火熱乎？曰：嘗聞之庭訓云：傷風誤灸煩熱，及湯潑火燒，救逆湯甚驗。湯火傷重者必下利，卽陽虛所致，亦久服之而愈，切不可用清涼之劑。今推此意，則火熱熏灼，遽用寒藥，冰炭相激，必致煩擾，猶湯火傷之禁水洗，喝死之不可使得冷矣。桂之爲品，雖辛不燥，雖溫不慤，是以能使火邪之內犯者，誘之外越，殆所謂從治也。蜀漆之治火逆，正如茵陳之於黃，黃耆之於淫，徐大椿所謂藥有專長者乎？

問：吳茱萸湯條，子以爲所謂屬陽明者，唯是指中焦之詞，而其實卽寒實

證。然則云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者。其義果何。汪氏以爲膈寒。然膈寒必來自胃寒。而此方所主。如乾嘔吐涎沫。與嘔而胃滿。何不謂之膈寒。魏氏以爲上熱下冷者。豈不優乎。曰。詳玩語氣。魏氏亦失太巧。以愚觀之。此指少陽之嘔而言也。上焦。蓋胸膈之互辭耳。陽明病。膈下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云云。成氏曰。上焦得通。則嘔止。可以徵焉。上熱之嘔。倘施溫藥。兩陽相激。格拒不納。所以得湯反劇。蓋此條更舉相反之證。以示嘔有上下寒熱之別。要不過設法備變而已。赤石脂禹餘糧湯曰。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金匱甘草乾薑湯曰。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均一例也。大抵鹵莽之弊。生於略近。仲景之慮周。是以於平淺易知處。往往反復致辨。以爲不可輕忽之戒。故言外生意。求之過鑿。則去經旨遠矣。樓氏曰。得湯反劇者。火也。當用生薑黃連治之。似魏氏所本。又前輩有謂爲小柴胡證者。然取微不確。

問。子既言邪有風寒時氣溫疫。而又言病之陰陽。因人而化。其理奈何。曰。請審論之。蓋風寒雖天之常氣。人如體虛。必被感觸。況時令不正。最易爲害。倘有非常之異氣。則衆人同病。此愚之所以約爲三等也。然如叔和實講節氣。以立類目。亦似迂拘難信。前輩駁之盡矣。至天行溫疫。則其行也。每每異證。孫真人謂爲天地變化之一氣。造化必然之理。而吳氏雜氣論。

殆發其秘焉。蓋其爲氣猖狂厲烈人偶感之則氣血沸亂從而相化猶蟹膏投漆漆化爲水皂角入竈突煙煤堅所以衆人之疾大略相似也且不管溫疫如時氣病雖未敢一定以今驗之二十年前人病多陰比歲以來患者多陽豈是天地閒風氣有時變遷或自陰勝或自陽勝而人之體氣必隨應和有所偏勝故其得病亦自相搏仍以致然耶地之南北其病有等理則一也然則病皆無不因邪而變而今以人論者何也寧實求之不敢虛求也夫溫疫之有劇易緩急謂之邪有輕重猶可然更不能無虛實之分況至風寒時氣則最多寒熱之更變邪豈有此等伎倆乎邪雖輕其人弱者病難治邪雖重其人強者病易治是足以知病之必因人而化矣且邪之爲物無象可觀假令鑿鑿以究其理要不免揣摩猜度而施治之際果有何益譬猶涔熯然求其所以然之故于茫昧之間遂無補于凶荒也是以醫病之法就其脈證而認得寒熱表裏虛實之真則左右逢原病無遁情固不拘風寒時氣溫疫之辨也寒熱表裏虛實之所以有分必因其人體氣之如何譬猶田疇之有瘠瘠敷高者旱下者水必然之數也故治田者因其高下以爲之防足矣豈何須彼不急之察哉然則病以人而論是求本也是實學也仲景未嘗就邪分病而一以傷寒括之意其在于

此乎。

問。子以病情釋陰陽。然藏府經絡。經有其文。則從前注家之說。詎可廢乎。曰。藏府經絡。仲景豈敢屏卻。唯全經大旨。在于彼不在此爾。蓋仲景假之內經。以爲標識。而各自有義矣。陰陽者。數之可千。推之可萬。故內經以分表裏。而仲景則爲寒熱之名。如太陽。在內經。則爲邪初傷表者。故仲景假之。亦以爲表熱之名。少陽爲表之最深者。故假之以爲半表半裏之名。陽明爲胃經。故假之以爲裏熱之名。太陰爲脾經。故以爲裏寒之名。少陰腎經爲陰中之陰。而腎主液。故以爲虛寒而液脫之名。厥陰爲陰之所盡。物極則變。故以爲寒熱相錯之名。顧其意義如是而已。如曰陽明居中。主土也。曰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曰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之類。亦是不過姑假其名。以示病位病情也。至經絡之說。則如曰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曰太陽病過經。曰到經不解。曰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之類。不出僅僅數章。則明自爲一義矣。亦姑看之可也。注家或堅執其文。又憑諸證中間有與經絡合者。遂律全經以經絡藏府之義焉。雖然。倘一以經絡讀之乎。其義往往窒而不通。如每病必分經腑之類。則尤失之支離牽強矣。唯以病情讀之。無所之而不通。而其與經

絡合者。亦無庸煩說。迎刃而解。假令如頭項強痛之邪熱在表。勢必上浮。使然。餘可隅反也。且如陽明太陰之治。但涼溫之差。而無脾胃之分。少陰專任溫中。而不事滋腎。是可見其不必要分各藏各府也。此經文之所以不皆主張藏府經絡也。抑又由此而推。知內經之以經絡。仲景之以病情。其理一如王程二氏之言焉。故今自提綱至勞復。一以病情貫之。徵之經文。既無前後之牴牾。驗之事爲。亦莫切近乎此。是愚所以立此說。而實本諸庭聞云爾。

傷寒論述義補

是書刊布有年。頃又得數解。因錄于左。以示子弟。辛亥清明日。元堅
孫真人演風論之義。辨表虛表實之分。在病者之素稟。其言雖爲諸風而發。亦足以該疾病之常理。學者宜參攷。

其藏有寒。下焦虛有寒。此太陰少陰分別處。藏字。與藏寒。虬上入膈之藏同義。少陰而云下焦虛。則太陰之不下焦虛可知矣。腎者。胃之關也。今下焦有權。故胃陽亦有攝。而津液能持。此寒氣之所以得內實也。少陰則下焦虛衰。故胃陽不攝。而津液下脫。此寒氣之所以不得內實也。然則寒實寒虛之所以有分者。正在其人腎氣之強弱也。雖然少陰病。固必併其中焦而虛。觀諸其諸證。與其方藥。而可見矣。且下元之虛。非可遽復。唯其溫中散寒。以能達下焦。此所以不用補腎之劑。而特有取于四逆也。前述於成氏太陰少陰分中焦下焦之說。以爲恐誤。又不謂少陰病爲兼下虛者。俱由研理之未密已。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此太陰兼太陽者。其裏證重。故先裏後表。太陰篇桂枝湯條。其裏證輕。故先表後裏。宜相對看。

證治要訣論太陰病曰。腹滿而痛。當得通壅。宜桂枝湯加芍藥。復庵此言。先獲我心。

苦酒湯。半夏。如棗核十四枚。十字。疑大字譌。成本。玉函。核下。有大字。此可以徵。然彼亦剩十字也。蓋僅是一雞子殼。須用四枚。適協其量。

厥陰篇第七條。倘用前述或說。則食以索餅。不發熱者。調治經日。厥利俱止者。誠不待言。後日脈之。其熱續在者。其利止。亦可知也。又後日。成本。玉函。作後三日。然則併旦日爲四日。而熱多厥一日。仍知其非。

厥陰篇。不結胃腹濡。軒邨寧熙曰。照前病者手足厥冷條。濡當作滿。字之誤也。果是腹濡。則其不可下。誠不俟言。此證使人疑誤處。正在虛燥腹滿。所以致禁也。此說覺當。

三陽合病。遺溺。似非白虎證所有。此二字。疑當在發汗則譫語下。風溫被下。則直視失溲。其汗下雖殊。爲上盛下虛則一也。

風溼相搏二條。俱係表虛寒證。雖溼邪淹滯。猶與少陰直中同情。而其三方。亦卽麻黃附子二湯。及附子湯之例耳。

揚雄方言。水中可居。爲洲。三輔謂之然。郭璞曰。音血瘀。此古人以音載義者。可以徵瘀之爲然矣。

外臺所引經文異同。或有輯義所未採者。今照宋本略揭數端。白虎加

人參湯。人參二兩。

按經文通開美本。於太陽上篇則三兩。於下篇則二兩。

粳米一升。注曰。玉函經用糯米。

本玉函用粳米。

又引千金翼亦作一升。

按今本翼方供此方。

文蛤散條。病在陽。作病在太

陽。柴胡桂枝乾薑湯條。微結。無微字。黃芩二兩。半夏瀉心湯條。止卻

發熱汗出而解。別出論傷寒日數病源中。蓋自爲一條也。

余嘗撰釋瘟一篇。雖非經義。姑附之以備參攷。曰。瘟疫之瘟。與溫病之

溫。其義不同。何以言之。疫之行也。不論四時。而其證每異。何必冬傷於

寒而春病者。與發熱而渴不惡寒者乎。攷瘟之爲名。猶疫也。肘后方曰。

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爲溫病。又曰。道術符刻言五溫。而

所謂辟瘟諸方。亦辟疫之謂也。楊玄操注五十八難曰。溫病則是疫癘

之病。非爲春病也。

此說於經義則乖。

集韻曰。瘟。烏昆切。疫也。據此。則瘟之爲疫。其

徵甚確。而天行多熱。許仁則既有其言。此疫之所以亦名爲溫也。瘟疫

重言。猶疫癘重言之例耳。六韜云。故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多遊臺。則

民多病溫。

此文。今本所遺。蓋書治要引之。茲從孫同元輯本錄。後漢書五行志注。亦有此語。瘟。作瘟。

論衡命義篇曰。饑饉之

歲。饑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又治期篇曰。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

凶色。見於面部。竝可以徵瘟之爲疫。但瘟本作溫。其从疒者。蓋後人所

改寫已。又傷寒例。所謂更遇溫氣。變爲溫疫者。卽對寒疫而言。亦是一種病也。要之溫之名義不一。亦猶傷寒之有謂寒氣所中者。有謂邪氣表實者。有謂外邪總稱者之類。學者不知。牽混爲言者。誤矣。其誤猶斷。有溫鬼文。然范經堂校本。爲溫鬼。論衡訂鬼。亦作溫鬼。又廣雅。有溫字。蓋溫之異構。

跋

我茆庭先生嚮著傷寒論述義既已大播於世頃又有所發明更譌補義將附以行。庸劣又復何言。先生常誨愚輩曰。讀醫經與他書異。若讀是經當虛心平氣。就其至平至易處。研性命之理。使文義與治術。如吻合而符契也。然爲之有本。必也博徵諸載籍。多驗諸疾病之實。會萃諸本經。優柔厭飫。浸潤涵泳。真積力久。始足以應變無窮焉。此之謂善讀者矣。世或有穿鑿拘泥。固執偏見者。有膚淺浮疎。而無心得者。有徒驚論辨。而不察證治之要者。有專拘字訓。而不究微意之所在者。此皆不善讀之過也。世又有一種固陋之弊。其人本無學識。徒臆測懸揣。以爲得經旨。倘有不合己意者。概謂之後人攙入。肆然刪改之。此直夏蟲疑冰。越犬吠雪之類耳。蓋據經以察病者。此其常矩。亦有由驗病而悟於經義者。此理不可不察焉。又曰。讀書之法。勢遵古人。古人之言既妥矣。固無須贅說。而亦且闢博誇多。更生意見。左傳右會。喋喋眩曜。謂之無用之辨。吾不取也。又曰。凡讀醫經。遇訓義有確據。則舉其一二而足矣。不必取於繁冗也。又曰。訓詁雖似精。而其義不切於治者。未可也。訓詁雖得或不精。而施之於術。必有實

效者。乃爲得經意已。乃立說者。非通貫全經。則不可謂之盡理蘊。非該盡萬理。則不可謂之得經意。矧乃欲以變律常。及拘於常。而不通變者。皆不善讀之過也。此數言者。其皆講醫經之寶筏與。讀先生之書者。先了知此理。庶乎其可矣。蓋先生蚤承家學。最湛思於此經。凡義理之聚訟難決。及治術之同異得失。必徵之古人驗之病者。考據精確。剖析明白。無一毫張門戶之私。無一言不益于實際。其闢從前之未逮。而發張子之微意者。奚俟。輿之贊揚。也。門下瑣材。進不能恢其道以裨於世。退未能敘其教以仁於人。仍不揣樸昧。特揭其所聞。以書于其後。亦庶幾學者有所嚮方云。嘉永四年辛亥六月。筑前日葉元熙謹識。